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2 N.3 總 84 2022/07

選擇生命 P.6
Choose Life

毋忘：淺窺《殉道者——1900山西》 P.9
Don't Forget: A Brief Glimpse into the New Book *Shanxi Martyrs of 1900*

從超驗到超凡 P.17
From the Transcendent to the Transcendental

恐攻之後——愛的療愈 P.25
Healing in Love after Terrorist Attacks

無神論大師的意外終點 P.2
The Unexpected End of the Atheist Gurus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
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
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約伯記42:3、5-6)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無神論大師的意外終點 2
The Unexpected End of the Atheist Gurus 劉良淑
- 選擇生命 6
Choose Life 劉志遠
- 他唱不出這首歌 封底
He Could Not Sing This Song 蘇 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毋忘：淺窺《殉道者——1900山西》 9
Don't Forget: A Brief Glimpse into the
New Book *Shanxi Martyrs of 1900* 施瑋/天靈
- “聖靈”與“幽靈”（四）：
從真理到獨裁（上）：
基督教的希臘化與真知化進程 14
"Holy Spirit" and "Specter" (4):
From Truth to Dictatorship (Part1):
the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Path to Truth 李 靈
- 從超驗到超凡——重建外向超越
的神聖領域之路 17
From the Transcendent to the Transcendental
--Reconstructing the Path to the Sacred
Realm of External Transcendence 莊祖鯤
- 區塊鏈理論與中國福音教會的未來
（3之3）：宗派的合理性與
中國教會走向的挑戰 21
Blockchain Theory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3/3): the Rationality of
Denomina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Church 呂 居
- 恐攻之後——愛的療癒 25
Healing in Love after Terrorist Attacks 陳韻琳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歐洲大使命協作峰會拾穗 28
Sketches of the European Great Commission
Collaborative Summit 周 宇
- 神的呼召與時候 30
God's Call and His Time 陳祖幸

恩福

Blessings, Vol. 22, No. 3, July, 2022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2年7月 第二十二卷第三期 總84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Ling Tia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Proofreading: Yan Cheng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田 玲

特約編輯 徐志秋

校對 程 嫣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 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4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Website: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大眾傳播/恩福雜誌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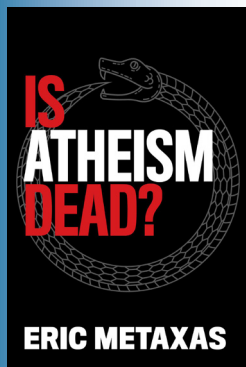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
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本文取材自2021年10月面市的書《無神論死了嗎？》(Is Atheism Dead?)。作者梅塔薩斯(Eric Metaxas)出生於1963年，成長在希臘正教氛圍中，從耶魯大學畢業。他現今是暢銷書作家、講員及廣播和媒體節目主持人。他的著作中有三本傳記——威伯福斯、潘霍華和馬丁·路德的傳記，特別出色，受到很高的評價。他也曾出版超過30本幽默的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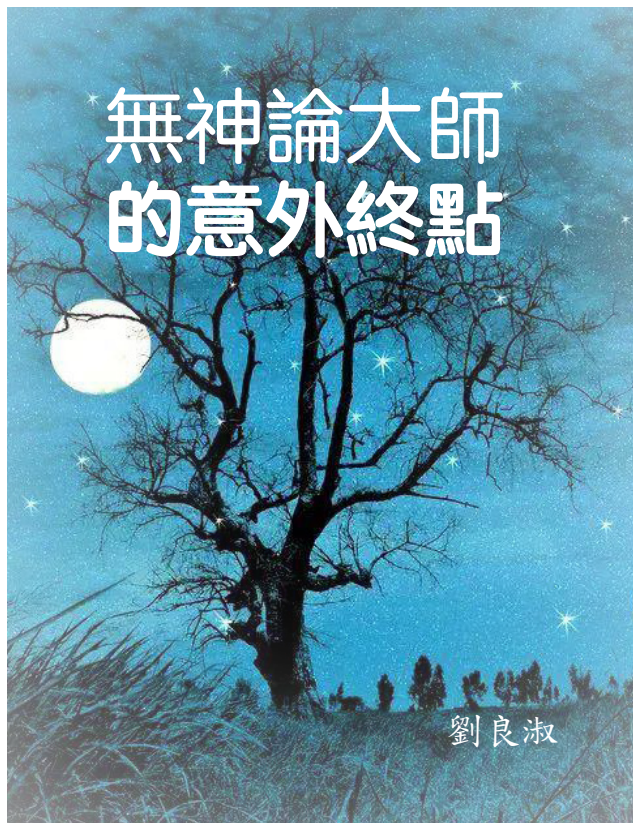
梅塔薩斯用風趣的文筆、有根有據的事實證明：相信宇宙沒有造物主，已不再合乎邏輯。他從天文學、納米科學、量子力學、考古學等跨學科領域列舉證據，非常新穎，讓人耳目一新，催人重新正視「有沒有神？」這個人生大問。

自從1966年《時代》雜誌以「神死了嗎？(Is God Dead?)」為封面主題以來，許多人以為，這件事已經拍板定案了。但其實近幾十年來，對於「神存在」的強有力證據逐漸出現，至今已累積到足以推翻此前文化範式的地步。

梅塔薩斯以比喻的方式講到，這幾十年大多數人都在沈睡，就像在作日光浴，舒適地躺在海灘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人們以為宗教潮流正在不斷退去，永不再來。但不知不覺間，風向轉了；潮流在轉回，緩慢但穩定。幾小時之後，這些人忽然驚醒，跳了起來，因為海浪在毯子周圍咕咕冒泡，他們身邊的詩集也泡湯了。那時他們才發現，自己已經曬傷了。

如今潮流的轉向確定無疑，因此梅塔薩斯便動筆，分享這些足以產生範式轉移的資訊。本書列舉五方面論證，推翻當下約定成俗「神已死」的世俗觀點。第一為「大爆炸」及其證明的發現：過去人們以為宇宙無始無終，但如今，「無窮性」縮水成只有138億年，不再有無窮的時間讓生命出現。第二為宇宙「精調」的證據：現代科學對物質的精密觀察顯示，宇宙及地球上的一切不可能偶然出現。第三，「生物是從無生物變來」已經不能成立，因為納米科學讓人對細胞的複雜性瞠目結舌。第四，中東考古學不斷證明聖經的史實性。第五，幾位20世紀的無神論大師，於臨終前改變了立場；而近代的無神論國家，無一不殘酷地踐踏人權；由此可見，從實踐的角度而言，這個觀點毫無可取之處。

無神論大師的意外終點



劉良淑

二十世紀有三位最有思想和最富盛名的哲學家，他們不約而同地在無神論之外找到了道路，甚至超越了不可知論，而找到了通往神自己的路。



薩特 (Jean-Paul Sartre)

二十世紀最出名的無神論者之一，就是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1905-1980)。他最著名的書是《嘔吐》、《存在與虛無》。在「沒有出口」一劇中，他的名句為「他人即地獄。」作為激進的知識分子，薩特斥責大部分人活著不用頭腦，並稱他們是以「壞信心」活著。但什麼才是「真實地」活著？他認為是要去瞭解。而這並不容易，他也不以為自己做到了。眾所週知，薩特減輕自己「曠世之痛」

顏那拉斯認為，薩特不是他自稱的無神論者，而是「西方哲學傳統中最重要神學家。」

Christos Yannaras

believes that Sartre is not an atheist as he claims. Instead, h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ologian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的辦法，是經常酗酒，並不斷與女人鬼混。

薩特在1929年和同為存在主義者的波娃瓦 (Simone de Beauvoir) 相遇，兩人有關係的事是公開的。波娃瓦最出名的書，是被視為女性主義宣言的《第二性》。作家門南德 (Louis Menand) 稱，她被薩特吸引，不是因他的外貌。門南德描述薩特的話很刻薄：「身高約五呎……穿著寬鬆不合身的衣服，一點沒有時尚感；從皮膚和牙齒可以看出，他不講衛生。他有一種男性醜惡的盛氣凌人姿態，卻可能因此而有魅力……」薩特和波娃瓦的關係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同時也各有數不清的性伴侶。他們似乎以任意性交來展示自己有高人一等的道德勇氣。



這兩人都變成熱情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段時間，薩特一直為史大林辯護，甚至在恐怖的古拉格勞改場被人發現之後，他還不改口。1960年代，薩特到古巴去，贊揚卡斯楚和格瓦拉，還愚蠢地描述後者為「這世代的完美者」。歷史學家菲利普·約翰遜指責說，薩特的作品啟發了波爾布特，導致他在紅色高棉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薩特還有很多激進的立場。1964年他出版自傳《語言》，其中指責所有的文學都只是逃避真實的另類資產階級方式。那一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想而知有多麼不恰當，他的尷尬是大家都知道的。當然，薩特高調拒絕接受這份榮譽。

然而薩特的一生有時暗示出，他或許不像公開的那樣相信自己的想法。1946年他接受義大利共產主義雜誌 (*Il Politecnico*) 的採訪時說，無神論以為「人是創造者，而被孤單地遺棄在這個世界。」他認為，這種信念「並不是愉悅的樂觀主義；從最深的角度來看，乃是一種絕望。」

1949年在一份法國晚報 (*Le Monde*) 上，同為無神論哲學家的卡繆說，在薩特裡面有很強「對神既對抗又回歸 (atavistic antagonism)」的情結。卡繆這樣說：「薩特過度狂熱反對神的立場，是一種存在論的證明，顯示他內裡深處其實相信有創造主。他 (薩特) 是把信仰藏在壁櫥裡的人。他死的時候不會是個無神論者，而會是個信徒。」這句話在當時讓所有人吃驚，但時候到了，卻被證實是驚人的先見之明。

哲學家及希臘東正教神學家顏那拉斯 (Chris-

tos Yannaras) 認為，薩特不是他自稱的無神論者，而是「西方哲學傳統中最重要神學家。」薩特重大的失敗是，無法發展出脫離神的倫理體系；這導致他既絕望又痛苦。他是個嚴謹的無神論者，因此對於沒有神的生活倍感沉重。在自傳中，他坦承：「無神論是個冗長、艱難、殘酷的行當。」

1974年薩特雇了一位年輕人利維 (Benny Lévy) 作秘書，二人共事六年。他們倆人的對話中清楚顯示，薩特晚年再度復甦對神的想法，並重新審視了自己早先的觀點。1980年，薩特在世的最後一年，利維對他進行了一次訪談。對此，神父史提芬·王 (Stephen Wang) ——一位天主教神父和英國的哲學教授——寫道：

在這些最後的哲學反思裡，薩特似乎否認了大部分他過去的著作，而擁抱另一些主張，諸如：客觀的道德是必要的；人有超越性的結局；對於如何使社會能臻於完美，他還有一種接近彌賽亞的看法。在別人的追問下，他堅持說，這些對話的確表達了他的想法，不是利維強加於他的。

薩特總結說：「我不覺得自己是『偶然』的產物，是宇宙的一粒微塵，而是一個被期待、被預備、被設定的人。簡單說，我這個人會在這裡，只能感謝有位造物主。而有造物主的這個想法，是指有神。」我們能想像薩特會這樣說嗎？

當然，他很多朋友和擁護者對這條新聞勃然大怒。波娃瓦尤其咬牙切齒，她憤怒地寫道，薩特背叛了她和所有跟隨他的人；她說他已經沈淪，落入「迷信」。

薩特窮其一生試著用哲學來解決一個問題：沒有神的世界怎樣才能持續運行？他從來沒有證實世上沒有神，也沒有如此宣稱——儘管他所講的都是負面的話。到了生命的終點，他似乎也來到了自己尋求的終點，能夠接受從前他所不能接受的。

薩特的轉變當然屬於所謂的「臨終歸信」。很多人以為，這種歸信不算數，因為很可能是出於恐懼和絕望，而躍入一廂情願的幻象；但其實並非如此。約翰遜 (Samuel Johnson) 醫師曾說過一句名言：「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兩星期後就要被處絞刑，他的思緒會非常奇妙地集中起來。」瀕死之人的談話常顯明，他們終於能把事情想清楚了，因為生命中再也沒有其他事來干擾他。

當一個人不再顧慮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而更多直面那不可避免的未來，就往往不再怕有任何損失。到那時就終於自由了，因此能看清事情的真相。這就是薩特的狀況。他來到人生的盡頭時，恍

卡繆和薩特一樣，竭力在一個沒有神和意義的世界中探索如何建構道德，或其可能性。
Camus, like Sartre, strives for an exploration of reconstructing morality and its possibility in a world void of God and meaning.

然了悟：「只要道德不要神」的信念是行不通的；他也無法相信，自己的存在乃是各種盲目、隨機力量的產物。

不過，波娃瓦不能接受這個消息，而且覺得她自己被冒犯了。她說：「我怎麼能解釋這個叛徒的老年痴呆行為？」然而讓她難堪的事還不止於此。在王神父的博客上，一位叫迪恩（M. A. Dean）的人聲稱，在薩特過世時，當時身為作家與神學家的神父杜恩（John S. Dunne）親口告訴迪恩，他的一位神父朋友「被叫到薩特臨終的床前，這位著名的無神論者承認了自己的罪，並且加入了教會。」

卡繆（Albert Camus）

歐洲最古老的美國機構，是巴黎的美國教會，位於奧塞碼頭。1950年代末，一位四十多歲、耶魯畢業的牧師穆馬（Howard Mumma），曾有幾個暑假在那裡擔任客座傳道——那可是眾人羨慕的好職位。不過，頭幾個禮拜天穆馬並不知道卡繆也在他的會眾當中。

卡繆（1913-1960）喜歡稱自己為「荒謬主義」的倡導者，即主張生命是無意義的。但他認為，這並不是虛無主義的藉口；甚至相反，他乃是竭力嘗試在一個失去神和意義的宇宙裡，找出一條可以向前的路。卡繆最著名的著作是《西緒弗斯神話》和《異鄉人》。1957年，他44歲時獲得諾貝爾獎，這是他短暫的一生中最為人稱道的事。

對卡繆而言，人生既然毫無意義，最重大的問題乃是要不要自殺？——存在？或不存在？卡繆認為，自殺是自然出現的選項，是解決荒謬



生命的一種可能。卡繆對於自己所相信之事的後果或含義，從不遮遮掩掩。

卡繆痛恨蘇維埃的殘忍和獨裁。在德國佔領期間，他參與法國地下抵抗運動，勇敢作戰。他和薩特一樣，竭力在一個沒有神和意義的世界中探索如何建構道德，或其可能性。卡繆問道：「人——在一個沈默的宇宙中——有無可能有倫理、有意義地活著？」但是，與薩特相同的是，他們一方面對這些嚴肅的問題苦苦思考，另一方面又成為聲名狼藉的好色之徒；卡繆的婚姻也一敗塗地。

穆馬回憶自己1950年夏天第一次來到那間龐大豪華、應有盡有的巴黎教堂，發現來聚會的人

數甚多，他很驚訝，也很興奮。但很快他就發現，人們來這裡，主要是來聽管風琴家杜普雷（Marcel Dupré）的演奏；他還有三個主日會在這裡表演。

到了第五個主日，會眾人數明顯大幅減少。那天崇拜結束後，穆馬走到門口台階和會友打招呼，那是他的習慣。這次他注意到，有一群人圍著某個人，並把手上的週報遞給他，請他簽名。那人就是卡繆。

卡繆向穆馬自我介紹，並向他承認，前面四週他來教會，只是為了聽演奏；不過今天他來，的確是為了聽講道。穆馬約卡繆第二天一起午餐。餐中交談時，卡繆說，他到教會來，「因為我在尋找一種我所沒有的東西，我甚至無法描述那是什麼。」

在穆馬所寫的《卡繆和牧師》（*Albert Camus and the Minister*）中，他細述了自己和卡繆許多次餐敘和談話的內容。卡繆清楚表明，他不相信有神，且認為宇宙沒有意義，然而這讓他不快樂。他透露，自己覺得這種看法毫無是處：

有些事必定大錯特錯了。我感到前景幻滅，精疲力竭。我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盼望，……到我這個年齡，還在尋找有什麼是可信的，這很奇怪嗎？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小事。可是，失去生命的意義，看見我們的理性消失無蹤，讓人難以忍受。若生命沒有意義而還要活下去，簡直不可能。

卡繆看出，世界不再有神和意義意味著什麼；他希望你錯了。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和穆馬分享自己和法國哲學家與神秘主義者韋伊（Simone Weil）的一段友誼。他們於1939年認識；她從無神論走出來的旅程，對他有所影響。卡繆說：「我希望可以找到那感動她去改變想法的東西。」他繼續說，大家都知道他相信宇宙沒有意義，但現在他不再有把握，部分原因是他和韋伊的友誼。卡繆曾向她吐露心聲：

我賺了不少錢，因為我有點本事，能把人的幻滅講得很生動。……我寫的東西，很多人覺得意義重大。……我觸碰到他們內心的某些東西，因為他們能和我作品裡所表達的痛苦和絕望認同，那是他們都感受得到的。我所講的沒有意義、沒有準則，這些基本原則，我現在不確定自己是否還能相信。

卡繆覺得，自己對讀者和粉絲有責任。如今他雖然不再能認同自己過去所寫的，可是他卻不知道應該怎麼說，也不知道應該去相信什麼。他顯然是非常認真地在尋找。

費魯……遵循柏拉圖……的原則：不論到哪裡，跟著證據走。但證據最後帶他到的地方，……嚴肅地質疑無神論，以致到徹底否定的地步。 Throughout his life, Flew follows Plato's principle ……: Follow the evidence wherever it leads, yet the evidence eventually led him to a place ……, even to the extent of dismissing it completely.

當穆馬聽說，卡繆唯一擁有的聖經是拉丁文的武加大版本，是小時候他母親和教區神父給的，穆馬就去找了一本法文聖經送給他。卡繆立刻讀起摩西五經，並且和他討論。

那年夏天結束，穆馬快要回美國時，卡繆說：「我不是個感情用事的人，但是我要讓你知道，你的信息和我們少少幾次的談話，對我很重大的意義。」

往後幾年，穆馬沒有再回到巴黎和那間美國教會，可是他和卡繆再度見面時，很快重拾友誼，一起吃飯，並且總是談到有關神的事。

1959年夏天快結束時，卡繆突然問穆馬，他是否主持洗禮。似乎卡繆知道這位友人很快又要離開，而想作出某種委身。他說：「我彷彿走在一條朝聖之路——在尋找什麼東西來填滿我所感到的空虛；……你很對，在內心最深處我是在尋找世界給不了我的東西。……」

後來，穆馬得知卡繆一直沒有停止讀聖經。他把舊約至少讀過三次，還作了筆記。他曾說：

自從讀聖經之後，我感到有某種東西——我不知道那是有位格者，是偉大的思想，還是強大的影響力——但總有些東西，能把意義帶進我的生命。我自己沒有，可是它是存在的……你每個週日早上都清清楚楚告訴我，我們不是唯一在這個世界上的；有些東西的存在是看不見的。……總有途徑讓我們感知我們不是唯一在世界上的，而我們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幫助。

卡繆說，他非常能和尼哥底母認同，就是那位夜間私訪耶穌的猶太人領袖（約3:1-15）。卡繆說，就像尼哥底母一樣，他對基督教很困惑，也不懂什麼是「重生」。於是穆馬問他，耶穌怎麼回答尼哥底母？卡繆記得很清楚，他用興奮的語氣複述了那些話。

作為牧師，穆馬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對這一切非常認真，因此他講明什麼是重生：「就是把石板擦乾淨，來接受赦免。……你請求神赦免你過去的一切罪，而我們過去一切的罪孽、擔心、掛慮、錯誤，都會被赦免，石板上變得乾乾淨淨的。……」

穆馬又告訴卡繆：「你是在尋找神自己的同在。」穆馬回憶道：「卡繆直直地盯著我的眼睛，眼框泛淚，說：『牧師，我準備好了。我要這個。這是我的生命所要委身的。』」

那次穆馬要回美國的時候，卡繆想開車送他去機場，但教會安排了一場特別的歡送午餐，卡繆只得在機場和他告別。卡繆向他說：「我的朋友，親愛的，謝謝你。我會繼續為信仰而活。」

可惜，卡繆一直沒有受洗，也沒有時間把他內心和思想的轉變寫下來。因為幾個月之後，1960年1月4日，他出了車禍，當場喪生，年僅46歲。

有關他的死訊中，完全沒有提到他在尋找神的這段旅途。穆馬也沒有寫這件事，直到2000年，那時他已經92歲了。所以直到現在，大部分人完全不知道，這位世上最出名的無神論者，至終發現他的無神論不能令人滿意，而他自己也歸向了神。

費魯（Antony Fl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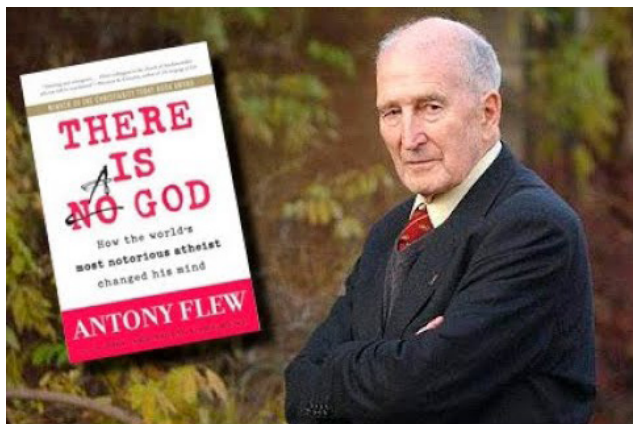
費魯（1923-2010）是二十世紀最出名的無神論者之一。他15歲就自稱是無神論者。

1949-50年在牛津的時候，費魯常參加魯益師（C. S. Lewis）的蘇格拉底社團，雖然他認為魯益師「絕頂講理」，但這位護教大師對於神的論證，卻沒有把費魯說服。1950年費魯寫了一篇文章〈神學與證偽〉，曾轟動一時。1976年，他寫了另一本叫座的著作《無神論者的假設》。

雖然費魯常被視為學術界無神論的領軍人物，但他從未像後來跟隨他的所謂「新無神論者」那樣，使用亢奮激烈的言辭。他說：「我的一生都遵循柏拉圖《蘇格拉底》的原則：不論到哪裡，跟著證據走。」

然而證據最後帶他到的地方，讓其跟隨者大吃一驚，那就是：嚴肅地質疑無神論，以致到徹底否定的地步。

2004年，他宣稱自己相信了神。準確地說，他是相信宇宙有位智能的造物主，成了自然神論者（Deist）。那年12月他寫道：「我被那些不信神的從前同伴們譴責，說我愚笨、背叛、老糊塗。……但我之後所寫的東西，他們一個字都沒讀過。」




其後的夏天，梅塔薩斯在英國牛津參加一個魯益師研討會，他與費魯約了見面，要聽他講自己的歸信經過。費魯再度提到，他對於「報復之神」（把人丟到永恆去折磨的神）的概念十分厭惡，他不

相信那種神；但他相信有位智能的造物主——就是相信「亞里斯多德式的神」。對他而言，造物主存在的事實就像鐘聲一樣清晰；過去幾十年科學的進步——尤其是宇宙精調的論證——使得無神論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費魯甚至在2006年簽署一封信，勸告英國政府把「智能設計」列入學校的課程。基督教倫理學家魏克（Benjamin Wiker）採訪他時，費魯講到，他「愈來愈認同愛因斯坦和其他著名科學家的見解，就是這個物質的宇宙何等複雜又巧妙，背後必定有位智能者。」

2007年，為了讓他的新立場和論證不被人有任何誤會，費魯寫了一本書，取名《有一位神》。耶魯的哲學神學名譽教授挪亞·波特（Noah Porter）稱該書「引人入勝」，說它「對那些曾經是他同伴的無神論者，會是很不舒服的震盪。」麻省理工學院核工系主任哈清森（Ian H. Htuchinson）博士說，這本書會「薰倒那些（錯誤地）以為科學證明沒有神的無神論者。」不過費魯不管他的新想法會不會讓某些人不高興，他仍然不斷強調，要「跟著證據走」。

他說：「哲學的問題，生命來源的研究還未能解答的問題，就是：一個毫無心思的物質宇宙怎麼能產生有自我價值、自我複製能力、及具化學密碼的生物？」費魯從最出名、最耀眼的無神論倡導者，變成一個相信有神的人，並且膽敢公諸於世，又向眾人作出解釋。在這條路上，他是獨一無二的。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選擇生命

劉志遠



羅訴韋德案的影響

2022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簡稱Roe）法案。這個霸凌、殘害未出生嬰兒將近五十年的法案，成立於1973年，由當時的最高法院以7對2票，裁定憲法保護婦女有墮胎的選擇權。這個決定開啟了美國對墮胎權利的激烈爭辯。美國墮胎案例由該年起激增，從1973年的744,600例，最高升至1990年1,608,600例的恐怖數據；隨後逐年降低，近年約每年為八、九百萬例。Roe法案對美國墮胎的影響可見一斑。總計這五十年來，美國的墮胎人數超過兩千三百萬。

如今最高法院以5對4票裁定：美國憲法其實並沒有提到墮胎的選擇權利，Roe法案是錯誤的判決。這並不意味今後美國中央法律全面禁止墮胎；只是說，婦女墮胎的選擇權並沒有憲法的保護，今後將由各個州政府自行立法決定。

所以，未來保守的州政府會加強胎兒的保護法律；自由派的各州則還是會我行我素，保留自由墮胎法律。初步估計，可能有20州左右會全面禁止或施行特別嚴厲的法律，限制墮胎權利。但是還會有許多州墮胎合法，並且非常容易進行。所以對於整體墮胎數據而言，悲觀來看，這個決定可能影響甚微。

最高法院推翻Roe法案並不突然。早在5月初的時候，在審理挑戰密州禁止15週後墮胎的案件（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時，這個意圖已經被洩露。當時最高法院已經有五位大法官同意推翻Roe法案。

「我們無從知道我們的政治體系或社會將如何回應我們今日推翻Roe和Casey法案的判決。即使我們可以預料……也沒有權力讓這個預知影響我們的決定。」 We don't know how our political system or society will respond to our current decision to overturn Roe and Casey. Even if we can predict ..., we have no right to let that prediction influence our decision.

移山的勇氣

美國文化多年來被極端自由主義風向所主導。自從1973年Roe法案成立以來，保守派人士為保護胎兒生命，極力抗爭，在個別趨於保守的州內取得局部的進展。但因為Roe法案有如泰山壓頂，在大局上，維護胎兒生命的團體處於劣勢，對扭轉整個文化大船的方向顯得非常無力。所以這次最高法院的裁定，即使對墮胎數字不一定有顯著的影響，但是筆者相信，確有著扭轉大局的意義。

我們不能低估做這個決定的幾位大法官之明辨和勇氣。Roe法案成立多年，其「合法性」在法律上很少被質疑，在文化上早已被主流所認同。反對者被視為思想落後，反文化。

Roe法案成立時，當時的大法官認為，第14條修正憲法含有保護婦女對自己身體隱私的選擇權利。其實，整本美國憲法未曾提到「墮胎」這個字彙。若說第14條修正憲法含有保護婦女身體隱私、以致能選擇墮胎的權利，根本是匪夷所思。該修正條是1866年由國會通過，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完全不會考慮墮胎合法與否的問題；所以強說Roe法案有憲法基礎，立論脆弱不堪。撰寫2022年最終判決書的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毫不猶豫地寫道：「我們認為Roe…法案必須推翻。」「憲法並沒有提到墮胎，更沒有任何憲章或間接的保護這樣的權利。」

這樣的判決書在一錘定音之前洩露，左派徒眾的反應可想而知。在高等法院的建築之前，他們組織了無數次大型抗議；不同城市亦聚眾遊行。更嚴重的是，還有多起直接對保守派大法官的語言冒犯和人身威脅。6月8日，警方在大法官卡瓦諾（Brett M. Kavanaugh）家附近逮捕了一名帶刀帶槍、聲稱要置他於死地的嫌犯。因為這些威脅，國會議員匆忙立法，增加最高法院的安全措施和對大法官的人身安全保障。

即便如此，大法官們早有心理準備。判決書寫道：「我們無從知道我們的政治體系或社會將如何回應我們今日推翻 Roe 和 Casey 法案的判決。即使我們可以預料到將要發生的事，我們也沒有權力讓這個預知影響我們的決定。」（註：Casey法案是1992年 Planned Parenthood Pennsylvania V Casey 的案件，重新肯定婦女墮胎的權利。）

由此我們可以見到大法官們執法的信念和勇氣：不畏強權，不畏輿論，唯憲法是從。

雖知Roe法案的錯謬和禍害，我得誠實地承認，部分基督徒已經暗暗放棄了推翻它的念頭——怎麼可能推翻呢？Roe法案就像一座大山，已經牢

牢穩立於現代文化！

然而主耶穌曾經說過：「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他若心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可11:22-23）主耶穌在這裡所指的「山」，不是指個人普通的困難，因為他是在潔淨聖殿之後說這句話的。而山嶺在新舊約的用法，都是指國家或是頑劣堅固的權勢（如，賽41:14-15）。當時的聖殿就是一座頑劣堅固、使神與人隔離、牢不可破的大山。但主耶穌預言，這樣的大山，若有信心的人禱告，也必被挪移，投在海裡。歷史告訴我們，聖殿在主後70年被毀了，應驗了主耶穌的預言。

時至今日，Roe法案這座牢不可破的大山也被摧毀了。感謝主的應許，任何與神和真理敵對的建制與權勢，在有信心的人禱告和努力之下，也必歸於無有。Roe法案的滅亡，又是一確實的明證。我們除了感謝主之外，也要感謝五位大法官的正直和勇氣。

揀選生命

在感恩之餘，筆者也想在這裡略略總結一下：為什麼我們要反對墮胎。

聖經並沒有直接提到墮胎，也沒有直接禁止。但聖經明言不可殺人（出20:13），也明言“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創世記9:6）。詩人讚嘆神創造人的奇妙作為：“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 139:16）這些經文雖沒有直接禁止墮胎，卻明言生命的神聖和可貴。神愛惜生命，是可以斷言的。聖經又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



神既是愛惜生命的神，又是刻意保護弱小生命的神，因此，反對墮胎的確有堅強的聖經基礎。
 God cherishes life and deliberately protects weak and small lives. Therefore, there is indeed a strong biblical basis for opposing abortion.

勝。”(太12:20) 這段話清晰描述主刻意對弱小的生命加以保護。神既是愛惜生命的神，又是刻意保護弱小生命的神，因此，反對墮胎的確有堅強的聖經基礎。

激烈贊成墮胎的人士揚言，胎兒只不過是一些附著於身體的活細胞組織而已，不是有位格的人。墮胎只不過如割掉一條盲腸，或一個肉瘤而已，不足為怪。對基督徒而言，這個論點是立不住腳的。路加福音提到施洗約翰，“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了。”又說，“伊利莎白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裏跳動。伊利莎白且被聖靈充滿”(路1:15、41)。聖靈不會充滿沒有位格的細胞組織，這是肯定的。所以胎兒是有位格的生命，是應該盡力保護的。

又有人認為，胎兒只不過是潛在的生命，其成長要依賴母體，所以母親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接受或拒絕這個生命。但是請問，哪一個生命能完全獨立，對生存的環境毫無依賴呢？所以，胎兒依賴母親的事實，不能構成胎兒生命被貶值的理由。我們對自己的身體縱有抉擇權利，但同時也必需尊重別人生命的要求；這是作為人的起碼道德倫理。

當然，孕婦的生命安危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假如因懷孕導致母體可能喪命，墮胎是可以接受的。不是說母親的生命一定比胎兒的生命重要，而是因為母親的生命已經存在，胎兒則是潛在的生命，若只能二選一，當事人選擇保留前者，這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強姦和亂倫所造成的懷孕，最好還是不要墮胎，因為胎兒是無辜的，他們應該不要為此而犧牲。我們可以勸解當事人，把嬰兒讓人領養。但是如果當事人堅決要墮胎，考慮到當事人所受到的傷害和感受，筆者認為也勉強可以接受。

在離開埃及的以色列人將進迦南的時候，摩西勸勉他們：“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 30:19) 雖然這個勸勉並不直接關乎墮胎，只是在勸勉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誠命，但筆者認為，在墮胎的選擇上還是可以套用，因為精神是相同的。

我們必須深諳神愛惜生命的精神，而揀選生命。

作者為基督教倫理學教授，現已退休

羅和她的孩子

羅訴韋德案，是為羅的第三個孩子告上法庭。1970年3月打官司時，羅22歲，是餐廳女侍，已生過兩個不同父親的女兒，都送出去領養。她不想再生，而在德州墮胎又不合法，所以提告。當時她自稱遭強暴懷孕，其實是謊言。1973年1月最高法院判她贏時，她早已生下第三個孩子，送給人領養。

羅是她的假名；她真名為娜瑪(Norma)。她一生從未墮胎；只在16歲有過短暫婚姻。她常在女同性戀酒吧工作，後來與一位大地17歲的女同戀者一起住；直到她中風後五年(2009年)，娜瑪才離開她。

1981年，娜瑪開始在支持墮胎的陣營中活躍，並讓人知道她就是羅。

1989年，她告訴人，想要找她的第三個孩子。一個專門幫助人找被領養孩子的單位，找到了這個隨養母搬到西雅圖的孩子。她們見面了。但是當孩子發現，她朝思暮想的生母形像不佳，並且找她的動機包含藉宣傳圖利，她很傷心。以後盡量躲著羅和媒體。她曾說：「和一個不想要你的生母，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後來娜瑪逐漸有些改變。1995年，她在浸信會受洗，自稱重生得救，並且改變立場，不再支持墮胎，主張維護生命，也離開女同志生活模式。娜瑪的第三個孩子常被支持生命的陣營當作反墮胎的代表，並稱她為「羅的貝比」。

過些年後，娜瑪又加入天主教。她寫過兩本書，但資料可能不盡準確。認識她的人說，她個性有趣但容易發火，自我中心，講話隨便，而終其一生並不快樂。

她的三個孩子成年後曾聚過一次，彼此都很激動，發現大家的臉型都不同，但五官相似。

娜瑪2017年69歲時去世。幾年後，「羅的貝比」終於願意接受採訪。她自己也有三個孩子；她說，她不會墮胎，但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支持「維護生命」，因為那個陣營曾想利用她。她沒有再去看生母。她曾想告訴她，一個新生命會帶給母親何等的快樂，但始終沒說出口。

編輯室：以上資料取自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1/09/jane-roe-v-wade-baby-norma-mccorvey/620009/>

毋忘～

淺窺《殉道者——1900山西》



之一：作者心聲

施瑋/天靈

《殉道者——1900山西》是施瑋2022年完成的歷史長篇，讀來令人血脈賁張。2月25日天靈採訪了施瑋，談她寫這本書的心路歷程。

天靈：施瑋姊妹，您好！您的新作《殉道者——1900山西》剛剛完稿，我拜讀了您發來的其中兩個篇章，可以說資料詳盡，場面慘烈，讓我十分佩服您寫這個題材的勇氣。在此請教您：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施瑋：說來話長。首先，遠因是“天時”。早在2007年華人教會紀念馬禮遜入華二百週年時，我觀看了宇宙光機構在洛杉磯正道福音神學院舉辦的歷史圖片展，心中受到極大的震撼！這些死在中國的傳教士所彰顯的基督捨命的愛，是我所不熟悉的愛。他們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也是我的祖國和我的民族不配有的生命。他們一直在我的心中發出純粹的光芒，我渴望走近這發光的生命群體，但圍繞著這團光的卻是黑暗與血腥，是漫長渾濁的歷史，是眾說紛紜並糾纏苦毒的言說。我感到無力穿越，但殉道者們的生命之光卻在我心中始終不曾熄滅！

其次，近由在於“地利”。九年後，2016年秋季，梅鸞女士到訪我在北京宋莊的畫室，並向我講述了山西太谷銘賢書院建立的起因，還送給我黃錫培先生厚重的史料著作《回首百年殉道血》。那天，這個小姐妹說起太谷，說起山西，說起那些庚子教難死在中國的傳教士們，她淚流滿面，我的心深深被觸動了！

最後是當下的“人和”。我們這些中國基督徒確實欠在中國殉道宣教士一份銘記在心的紀念。我們

是這些死在地裡的麥子結出的子粒，但對他們的面貌、殉道的情景都知之甚少、模糊不清。當時，我就極希望藉著研究和寫作走近這些光芒中的生命，梅鸞姐妹也表示願意資助我寫此書，紀念被遺忘了的他們。可以說，我們是一拍即合。

天靈：從預備到完成寫作，您花了多長時間？整本書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施瑋：2016年，我剛寫完《叛教者》不久，並得到聖靈的感動，要寫宋尚節傳記。同年見到梅鸞女士後，也有感動要寫在中國殉道的傳教士，但是需要給自己一段時間，看看這份感動是否會消失？是否是上帝給我的呼召？因此，思考再三後，還是決定先寫《獻祭者——宋尚節傳》。直到2019年9月，我完成了四十四萬字《獻祭者》全稿。期間，我與梅鸞女士一直保持著聯繫，在寫作《獻祭者》文稿的後期，我已經在禱告中知道自己下一部會寫山西庚子教難。

可以說，從2008年起，我就留意山西教難的資料；到寫《獻祭者》的後期階段，我開始預備資料和大綱。完成《獻祭者》之後，我著手系統收集、閱讀和梳理繁雜的教難史料，並在2020年2月完成。之後突然爆發的新冠疫情，成為我居家安靜寫作的契機。

2020年3月16日，我在120年後的又一個庚子年，開筆寫作這部《殉道者——1900山西》，到2021年8月26日完成初稿，歷時不到一年半。我非常感謝山西研究歷史和教會史的朋友們仔細閱讀和校核本書初稿，並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建議。

神使用我在右玉的經歷，以及在史料梳理和研究中的感動與發現，最終帶領我走上寫作……非虛構歷史長篇的路。God used my experience in Youyu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 made in sorting and study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inally led me on the road of writing a long non-fictional historical works about the Martyrs of Gengzi in Shanxi in 1900.

於是，我又開始補充書寫口外七廳（編註：長城以北，山西與察哈爾行政區）的史料。終於在2022年2月22日完成全稿。

在將近兩年時間裡，我前後修改了六遍；初稿僅有30-40萬字，定稿時達到實體57萬字，排版60萬字。雖然自己覺得仍有許多疏漏和不完美的地方，但已經盡力。這是神的工作，我不過是祂的孩童，獻上自己全部的所有——小小的五個餅兩條魚。

天靈：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您走過了怎樣的心理路程？有什麼心得想與讀者分享？

施瑋：從寫小說改為寫歷史長篇，我經歷了巨大的心理調整。原本我計劃是寫一部以兩家人物為原型、反映銘賢書院歷史變遷的長篇小說，而光緒庚子年山西義和團活動及屠殺傳教士，只是作為小說開始的歷史背景。寫一本這樣的小說，對我來說相對容易些，也能調劑一下剛剛寫完宋尚節傳記的極度疲憊。梅鵬和宋尚節的外孫媳婦杜新梅陪同我去山西採訪時，我的思路也是以小說內容為主。然而，當一路在走訪過程中交談時，我們感動的焦點卻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1900年，回到殉道的傳教士身上。

之後，2019年在晉北右玉縣藝術寫生時，我意外發現了1900



年在教難中喪生的瑞典傳教士們的墓地。我一個人墓地，感受到有光瀑從天上傾倒在身上。我大哭著向天禱告，求上帝給我力量，用筆為這些殉道者豎起一座推不倒、鏟不平的紀念碑。因為當時我已經走訪過許多山西庚子教難的遺址和墓碑，有的已經幾次推倒幾次重建，有的荒蕪破敗，更多的只剩照片了。那天，我錄下了一段禱告，作為與天父立的小小約定，就是：我願放下自己的意思；無論有多大的困難，求祂使用我，完全按祂的旨意來寫作此書。

如此，神使用我在右玉的經歷，以及在史料梳理和研究中的感動與發現，最終帶領我走上寫作一部有關1900年山西庚子殉道者的非虛構歷史長篇的路。殉道者中不僅有西方傳教士，還有中國信徒；有新教，也有天主教。

天靈：寫長篇小說和寫歷史長篇，二者之間究竟有

哪些不同？改寫歷史長篇對你構成怎樣的挑戰？

施瑋：兩者有巨大的差異。首先，小說側重寫主要人物，而我要寫的山西教難涉及當地所有的殉道者。這是我2019年底回到美國時，神向我明確指出的寫作方向，即：不是單寫主要人物，而是要點到在山西，還有內蒙古每位殉道者的名字；僅外國傳教士就有150到160人。此外，庚子年殉道的兩萬名基督徒，多數是中國人，他們也是“死在地裡的麥子”，也要寫進去。

由此帶來兩種題材的第二個不同點：前者傾向於縱向上寫人物故事，而後者則是集中在庚子年的悲劇時刻，寫那個時刻發生在所有殉道者身上的經歷，是橫切面，捕捉短暫且重要的歷史瞬間。

最後，二者的不同在於虛構VS非虛構。眾所週知，小說是虛構的，而歷史長篇是非虛構的。寫非虛構歷史長篇，對我這樣一個以寫詩歌和小說為主的作家來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可能吃力不討好。歷史小說及文學作品的一些舊有審美標準和範式，不斷地在我心中發出質疑與誘惑。但感恩的是，疫情將我封閉在家中，幾乎斷絕了與其他同行的交流。這給了我空間，不斷忘記自己的作家身份，甚至忘記“文學”，忘記我背負的文化、學識、審美等等大包袱，赤裸著肉做的、跳動的心，進入神的光照之中，也進入相隔兩個甲子的那些殉道者生命的光照之中，讓這光照亮並引領我寫作的路。

天靈：您在寫作過程中，還經歷什麼其他的挑戰嗎？

施瑋：是的，我的確面臨不少挑戰，其中包括收集與核對資料的問題。疫情期間，很多圖書館都關閉，難以實地尋找資料。好在神有奇妙的預備，就是疫情前我在收集資料時，已經考慮到核對的需要而拍了大量資料的圖片。還有，我也從中國買書來補齊在美國寫作時資料的匱乏。同時，歷史長篇與小說的巨大不同，就是需要與歷史吻合，不同史書在日期等有出入時，都需要嚴格考究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此外，為了努力還原歷史，針對寫作中所涉及的不同人物，如清廷官員毓賢、民眾或拳民中的不同群體，都需要對他們的視角有所理解與解讀，才能寫出歷史的真實性，而不能像寫小說一樣，根據作者的想法來寫。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人物，都需要找出他們的理念與邏輯，而不是簡單地按照文學的審美來美化或醜化。

整整兩年不間斷地寫作，整整兩年在失眠的夜裡不斷地與殉道者們“相視”“相談”，寫這部歷史

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人物，都需要找出他們的理念與邏輯，而不是簡單地按照文學的審美來美化或醜化。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positive or negative characters, there is a need to find out their ideas and logic, rather than simply beautifying or uglify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 stereotypes of literature.

長篇的艱難超過了我寫的任何一部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我反反覆覆地回聽自己在殉道者墓前的禱告錄音。期間，當我得知那座2019年秋剛剛尋到的墓地，在2020年被夷為平地時，當我看著山西朋友寄來的只剩四周一道矮牆的照片時，更是覺得無論如何也要完成這部作品。

我祈願上帝慈愛的光遮蓋我的殘缺！祈願殉道

者們的生命之光，藉著這些文字照亮每一個閱讀的人！

天靈：施瑋姊妹，真的感恩您付出如此的心血寫了這部鉅作，它會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一部作品，也是神使用您為1900年發生的教難悲劇留下的豐碑！願神繼續使用和祝福您的寫作！

之二：山西大同的殉道聖火

(節選自該書下卷，第四章)

施瑋



公曆七月十二日，農曆六月十六日。

癸未月，丙戌日。

晉北，大同。

(傳教士)紀長生的妻子生下了一個小嬰兒，這不僅讓小姐姐愛麗絲欣喜，也讓所有被囚困在這裡等待一死的人們，萌發出對生命的贊嘆和渴望。小小嬰孩像一道射入黑暗中的希望之光。但大同府城內外，義和團拳民仍在處處點火，搶掠並燒毀教堂和教民的房屋。小巷和街上都擠滿了拳民，他們喊著恐嚇人的口號，一大片刀槍扁擔鐵錘等參差不齊地在空中揮舞，好像黃昏大片不祥的蝙蝠。

不斷有壞消息傳進宣教站，這個比雞蛋殼還要脆弱的遮護所中，洋人傳教士們和中國的一些教民都顯得出奇地平靜，他們有的讀經，有的禱告。此刻，他們已經無機可遁、無處可逃，無論是有信心的，還是沒有信心的，他們都只能將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傳教士們勸中國信徒離開，畢竟他們是中國人，容易逃走。何況官府已經貼了出教的告示，只要去領個出教牌，就可以活命。教民們離開了一些，還有李映陽等幾位死活不肯離開，有個木訥的老漢被問急了，漲紅了脖子說：“不能出教，得罪主！”

外面的拳民越聚越多，官府不管，他們就越發燒殺起興。而到這日，門外的護兵竟然只剩下兩個，這兩個兵丁的職責只是阻止這些洋人走出教堂。事實上，即使他們現在走出去，估計也會被撕碎，但躲在這裡真的就能倖免嗎？

夏日的太陽長久地賴在天上，下午五時仍明晃晃地亮著，每天都那麼難熬……

楊德海下午聽說王莊的教友胡希德被抓，闖進了縣衙大牢，這是個不好的預兆。雖然已經有天主教徒和基督徒被打被殺，但都是義和團暴民們幹的，如果縣官仍願意保護洋人和教民，就不會把教友押入大牢。楊德海正思量著，孫務本就來找他，讓他去縣衙一趟。一來去探視胡希德，看能不能求情疏通將他救出；二來也去探一下官府的態度，畢竟當地人楊德海認識不少在官府當差的。

楊德海到了縣衙，向熟識的兵丁略一打聽就知道情況不妙，那人不敢多說，只是一再囑咐他趕緊出城去鄉下躲一躲。他出了縣衙，覺得口渴難忍，便順道回家喝口水，也想找點吃的帶回教堂。

楊德海離開不到一個時辰，有位低級別的武官走進宣教站來查點人數，將這裡的紀長生、孫務本兩對夫婦和他們的五個孩子，還有50歲的鄧瑪麗姑娘和42歲的米姑娘斯密絲都一一登記在冊。五個孩子分別是紀愛麗絲 (Makee, Alice Mary)、孫多加 (I'Anson, Dora)、孫亞法 (I'Anson, Arthur K.)、孫夏娃 (I'Anson, Eva Marion)，和紀家僅13天的小嬰孩。因為小嬰孩尚未起名，登記冊上就只寫了兩個字——“男嬰”。紀長生問他是不是要將他們送走，孫務本又強烈要求加派守護的兵丁。那武官目光冷冷地掃了他們一眼，並不答話，只是公事公辦地登記完名冊就走了。

武官剛出院門，就有大群拳匪呼嘯湧來。門口的兩個兵丁沒來得及逃走，竟然被拳匪們不分青紅皂白地亂刀砍死了，隨即他們破門而入。教堂內的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廚子、僕役，抱起孩子想衝出去，卻見剛才的武官帶著三百馬兵步兵團團圍在外面，不准一人逃離，也不制止衝入教堂的拳民。

(鄧瑪麗) 教育了數不清的孩子們，……上帝將多數倍的母愛澆灌在她的心中，她一生未婚，卻愛著所遇見的每一個人。 Throughout her life, Mary Dunn educated numerous children.... God poured many-fold of a mother's love into her heart so that she loved everyone she encountered, even though she never married.

拳民見此情景，大為興奮，終於開始放膽殺洋人。他們先是砍倒了拼命抵抗以圖保護妻兒和姑娘們的紀長生和孫務本。然後，只在一瞬間，就將孫師母陶愛憐、鄧瑪麗、米姑娘三人一同砍倒，並不顧她們的哀求，從她們懷中拖出一個個小孩子，毫不猶豫地殺死。孩子們像是嚇呆了，大一點的孩子用手捂住眼睛，一歲多的夏娃是個極漂亮的小女娃，她睜大了深褐色的眼睛望著把她拎起來的大漢，當黑黢黢的砍刀斜劈過來時，她聽到母親慘烈的叫聲，這是她在人世最後聽到的聲音，一聲漢語的慘叫。

這些晉地的農民像是被魔鬼附體般，看不見這是一個個生命，看不見孩子們看著他們的眼睛，就像是在自家院中殺只小雞小兔般，輕易而熟練地殺人，殺這些出生成長在中國的，說著一口山西話的洋娃娃。孫師母陶愛憐看著自己的三個孩子慘死在面前，已經昏死過去。鄧姑娘和米姑娘抱著她，被拳民們團團圍住。殺紅眼的拳民們，此刻像是一幫嗜血的魔鬼，興奮地喘著粗氣，用力揮著手中的刀。

鄧瑪麗看著這些人，他們完全不像是她所認識的山西農民。這位常常被大同府街上的孩子們親熱抱住的女校長，在英國當了二十年校長，又來到山西大同教了八年書。這一生她教育了數不清的孩子們，看著他們一個個長大成人，上帝將比別的女人多數倍的母愛澆灌在她的心中，她一生未婚，卻愛著所遇見的每一個人……此刻，她痛苦地閉上了眼睛，她不願意看著這些被魔鬼控制了的人。“主啊，你救他們！”

一把雪亮的快刀斬斷了鄧姑娘的禱告，幾十個拳民衝上來，對著三位女傳教士大砍大劈。拳民們個個奮勇，生怕沒能搶上殺人的機會。最讓他們嘖嘖讚嘆的，就是手起刀落能利索地砍下人頭，這是



需要熟練度和臂力的，而且還要有把好刀。這裡只有八個人，只有八顆頭，於是他們像是為了練刀，把這八個人都砍得四分五裂。

有幾個匪徒衝進後面的屋裡，一把奪過紀師母沃愛貞懷中僅13天的小嬰孩。沃愛貞撕心裂肺地哭喊著：“求你不要傷害他，他才剛剛出生啊！求你了！我們辦戒菸局，開診療所，我們沒有害過你們啊！”衝進屋來的人中有一二位猶豫了，目光垂下來，避開了沃愛貞的眼睛。但那個抓著男嬰一條腿的鴉片鬼卻哈哈大笑起來，他看著跪在地上求饒的洋女人，黑瘦的臉上露出得意。他順手將男嬰重重地摔向牆壁，沃愛貞哭著撲過去，用身體死死地護著落在地上的嬰兒。她被亂刀砍成了肉塊，被她護在身下、只存活了十三天的兒子，也早沒了氣息。

義和團的拳民們剛衝進院子時，教堂中的中國教民就逃向後院了。這群暴民首先要殺的是洋人，當他們在屋中殺死這十位傳教士和孩子時，中國教民們大都越牆逃了出去。時間不長，教堂中的洋人都已被砍死，拳民們沒殺過癮，他們又在這些屍體上發洩了一番，然後在各處點火，將禮拜堂和這個院子中的所有房子都燒起來，並把已經砍成碎塊的人頭、身子、胳膊、腿等，一一如柴般扔進火堆……火越燒越旺，各房的火燒得連在了一起，終於將整個宣教站燒成了一個大火窟，黑夜被燒得通紅。

放火之前，拳民們先割下了紀長生牧師的頭，帶去掛在城中鐘鼓樓塔上的空洞處。然後，他們殺向原來孫務本家住的西堂，將那裡的財物全部搶掠後，也同樣點燃了房屋。

這日，義和團拳民不僅燒了這兩座教堂，還燒了六處教民的家。當他們殺人時，很難說清，是為老天爺殺除不敬天的洋鬼子，求得甘霖；還是發洩自己極端窮困中的憤怒與絕望；又或者有人認為他們不過是“作法”讓魔鬼上了身。但當他們搶掠時，卻頭腦清醒並精於盤算，一點也不會弄錯價值和自己的需要，甚至能夠在混亂中自然地按強弱之勢看清自己“合宜”佔有的。

拳民剛衝入宣教站時，鄧姑娘就向五歲不到的紀愛麗絲叫了聲“快躲起來！”機靈的小姑娘以為是捉迷藏，趕緊跑到後院的牛棚裡躲了起來。前院的血腥屠殺她並沒有看見，只看到許多陌生人到後院來進進出出，她便將自己小小的身體藏在一個空置翻傾的大石槽中……漸漸地，她竟然睡著了。

第二天，朝陽剛剛升起，小愛麗絲的肚子咕咕叫，她聽聽外面已經沒什麼聲音，伸頭看看，後院

大同殉道的傳教士和家屬 他們一同走完了地上或長或短的路，被他們所愛的人民殺死，從他們所愛的大地上，進入天國的永恆中。 These missionarie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martyred in Datong. ... They were killed by the people they loved. They finished their earthly journey either long or short and entered into the eternal kingdom.

裡也沒有一人，爸爸媽媽、鄧老師怎麼都不來找自己呢？是自己藏得太好了吧？小愛麗絲興匆匆地從藏身地鑽出來，卻發現四周都是燒焦坍塌的屋子。

“媽媽，爸爸……弟弟……”愛麗絲驚慌地大聲叫著跑向媽媽的屋子。


她的叫聲卻驚著了兩個正在前院搜尋還有沒有值錢東西的人，他們驚訝地面對著突然跑出來的，穿著小洋裙的漂亮女娃娃，雖然手中提著刀卻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中一個跑過去伸手抓住她，她卻哭著一下子掙脫了他的手。他們跟在她後面，看她在斷壁殘垣和燒焦或半焦的屍體中奔跑哭泣，然後將臉轉回來，用那雙又大又明亮的眼睛看著他們問：“媽媽，我媽媽呢？還有小弟弟？他還沒有名字。”一個人煩躁地舉起刀，不知是想嚇嚇她，還是想乾脆砍了她。另一個趕緊拉住同伴，手向外面一指，對洋娃娃說：“出去了！”

小愛麗絲跑出大門，正遇上一大群向這裡走來的拳民。只聽有人興奮地大叫：“這裡還有一個小毛子！”不知是誰搶在前，已經手起刀落。那兩個拳民跟出院來，只見小洋人已經像朵花般掉在地上，雪白的蓬鬆裙染紅了一半……

鮮艷的朝陽被驚得慘白，拉來一塊雲掩住眼睛。殺人者卻毫不在意地擦了擦刀上的血，高聲誇耀著自己昨晚砍了幾個人頭，可以去官府領賞。拳民們誇張地報著人頭數，竟比十一個要多出幾倍來。也有覺悟高的，抬高了腦袋，沉默不語地輕視別人只為了賞錢，而自己卻是為了讓老天爺下雨，為了一方百姓能活得好而殺人，殺洋人而已……

這群義和團的拳民走過愛麗絲時，有的習慣地拔刀再砍一下，有的只是踢上一腳，也有的調開了目光……今天的殺戮似乎與昨晚有點不一樣，屠殺時的“理所當然”被慘白的朝陽照射得成了一張薄紙。

大同殉道的傳教士和家屬，紀長生教士37歲，紀沃愛貞師母37歲，紀愛麗絲未滿5歲，紀氏嬰兒剛生下來13天。孫務本教士36歲，孫陶愛憐師母33歲，長女孫多加6歲半，次子孫亞法5歲，幼女孫夏娃未滿2歲。鄧瑪麗姑娘50歲，米姑娘斯密絲42歲。他們一同走完了地上或長或短的路，被他們所愛的人民殺死，從他們所愛的大地上，進入天國的永恆中。 

作者為詩人、作家、畫家與學者。

下圖為1900年在山西殉難的一些傳教士與孩童，但並非本文所提之人物。



MISS E. BURTON.



MISS A. KING.

MISS A. ELDRED.



MR. AND MRS. G. MCCONNELL.

To face page 25.

“聖靈”與“幽靈”（四）

從真理到獨裁（上）：

基督教的希臘化與真知化進程

李靈

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王嗎？”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彼拉多說：“真理是什麼呢？”（約18：37-38a）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通過神學思想發展的整個過程逐一展開，但我要突顯的是：在基督教歷史上，“真理”是如何一步一步與“權力”結合，最終導致“權力”神聖化、“真理”權力化的惡果。

主流教會歷史及對“真理”的界定

對教會歷史稍作深入而全面的了解，就不難發現，在這漫長的兩千年歷史中，教會在各大城市發展壯大，形成幾個大教區；各個教區主教們組成大公會議，不定期地舉行大會，專門討論面臨的神學挑戰；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在其版圖上形成“一教獨大、別無他教”的局面；接著，北歐乃至整個歐洲都演變為基督教國家。這被稱為基督教發展史的主流，後世凡是談論基督教歷史，必定是順著這條主線展開。

然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基督教運動與上述主流教會發展並行存在，被一些教會史學家稱為“復原運動”，如瓦爾登斯運動、亞爾比派、重洗派、胡斯運動等。這些運動和宗派雖然起因和發展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都旨在恢復初代使徒教會的存在與運作方式。他們卻被判定為異端邪說，遭受到主流的大公教會逼迫、鎮壓、甚至殘酷的殺戮，以達到徹底滅絕而後快的目的。

在後人看來，這些運動力圖恢復使徒時代教會模式的願望並沒有錯，他們要求大公教會在教義、解經、儀式等方面嚴格遵循聖經的教導，也沒有

錯。為什麼卻遭大公教會如此無情的對待？

大公教會如此有恃無恐地迫害異己，答案是：他們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這“真理”是唯一的、絕對無疑的。一切與之相異、相悖的，都是異端的表现、魔鬼的作為，必須剷除。如果主流的大公教會是聖靈引導著發展的話，這類批評他們而要求回到使徒時代光景的“復原運動”，就成了邪靈作祟、魔鬼附體，有如孤墳野鬼。他們的存在，就像“幽靈”一般，飄忽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上空。

希臘語境下的“真理”

“真理是什麼呢？”

當主耶穌對比拉多說，他是“特為給真理作見證”時，比拉多深感困惑，提出這個問題。

古希臘哲學追求的就是“真理”，先哲們都以追求“真理”為自己的神聖使命。但是，從泰利斯、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沒有一位真正達到“真理”。在這個背景下，當基督教傳到希臘語地區時，從確定聖經文本，到教義、神學，幾乎都是從“真理”的視角來要求的。

約翰福音尤其明顯，其中充滿了希臘語詞。原因在於，當時以弗所教會的會眾和長老們都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約翰給他們講道，講述耶穌的故事，回答問題，必定都按他們所關心的課題來作答。

雖然約翰福音和其他三本符類福音書講的是同一個耶穌的故事，但是其中關注的焦點、陳述的邏

希臘的諸神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萬能的”，不能成為人完全“敬拜”和“信靠”的對象。The Greek gods . . . embody human good and evil. None of them is “perfect” or “omnipotent” that qualifies them as the ideal objects of human worship or trust.

輯、表述的方式、甚至遣詞造句，都深深地印上了希臘化的色彩。第一章中，約翰福音便描述耶穌基督最基本的特質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1:14）；最後晚餐時，耶穌自己直接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6）；整本福音書中，“真理”一詞出現19次之多（和合本）。而在其他三本福音書中，卻一次也沒有出現過。約翰一、二、三書中也常使用“真理”一詞，共達15次之多。

在保羅書信中，“真理”一詞亦出現23次之多，這些書信都是寫給小亞細亞希臘語地區的教會，如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帖撒羅尼迦等。除此以外，其他新約書信中只有彼得前書出現過一次“真理”，而這卷書信也是寫給該地區教會的。主要原因就是要那裡的信徒明白：書信中所講的，即使徒們所宣講的福音，關於基督徒的生活、教會的管理及其作用，都具有普遍意義和最高權威，因而具有希臘哲學所追求的“真理”特質。如此一來，這些受希臘文化影響的會眾更容易折服。

無神論的指控與反駁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言必稱哲學”的希臘人是怎麼將“真理”投射到“耶穌基督”及其所發生的事件上呢？

這要先回到二世紀初的“真神”之辯。起因則是從主後54年尼祿成為羅馬皇帝開始，他不斷指控基督徒是無神論者，理由很簡單：基督徒既無神像，也無神廟。因為羅馬帝國通過武力佔領的各國人都有自己的宗教，而羅馬帝國對之基本上採取“不干涉”與寬容的政策。問題在於：幾乎所有這些“宗教”都可以歸結為偶像崇拜；而基督徒反對“偶像崇拜”，聚會也在家裡進行，沒有神廟。這在當時社會中顯得比較“另類”。

因此，每當基督徒被送到法庭上，並被質問“

有沒有神像？有沒有神廟？”，只要回答“沒有”，那就坐實了自己是“無神論者”的罪名。除非他們屈服於羅馬當局的要求，參加敬拜諸神的儀式，否則，後果將是身首異處。許許多多基督徒面對死亡的威脅，寧可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轉去敬拜別神。他們甘心為主殉道，不僅見證了神的榮耀，也震撼了當時的上層社會，甚至有些貴族因此皈依了基督。

到二世紀中葉，基督徒被指控為“無神論者”的情況似乎出現了轉機。基督徒們不僅不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而且還在法庭上當眾宣告：“我之所以沒有像其他宗教徒那樣，身上掛著‘神像’、常常聚在‘神廟’中，不是因為我們無神，恰恰是因為我們信的神不允許信徒崇拜任何‘偶像’，也不允許建造任何神廟。我們信奉的神才是‘真神’，絕對不是‘無神’。”

柏拉圖的神論觀為護教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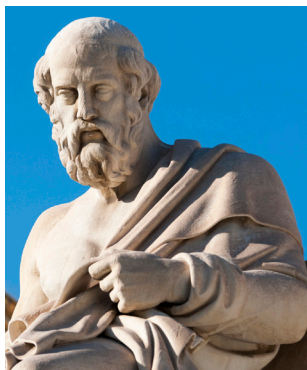
羅馬人所信奉的神祇，實際上來自希臘神話故事，不過是將人的思想、意念、能力等投射到神祇身上。那些神祇又按能力大小分成不同等級，最高等級當然就是奧林匹亞山上的宙斯。人自己投射而成的諸神，其行事方式也都擬人化；人的善惡同樣也反映在諸神身上。所以，希臘的諸神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萬能的”，不能成為人完全“敬拜”和“信靠”的對象。

柏拉圖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理想國》第十章（最後一章）中，從論證“理念”先於“摹本”（即被造之物）出發，推出了“這同一個匠人，不僅能製作一切用具，還能製作一切的植物、動物，以及他自身；此外，他還能製造地、天、諸神、天體和冥間的一切。”（中文版，1986年，389頁）他如此描述“匠人”，實際上是在闡述有位創造天地萬物的造物主。



查士丁……最先從“理性天然具有嚮往和追求真理”的觀點，來論證基督徒並不是“無神論者”，反而是信仰真神的“有神論者”。 Justin……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adopted “reason by nature yearns for truth” and used it to testify that Christians are not atheists, but theists who believe in the true God.

接著，柏拉圖便闡述了他的“靈魂論”。他認為，人的靈魂與其肉體有不可分割的一面，主要表現在靈魂的意志、慾望上；而人的靈魂又獨立於肉體而存在，這主要表現在人進行理性思維時，會盡可能擺脫肉體的影響和干擾。在柏拉圖看來，靈魂既不會減少，也不可能增加。“因為，如果不朽事物能增加，必定就要有事物從可朽者變為不可朽者了，結果，一切事物都能不朽了。”（413頁）



雖然肉體的惡不可能進入到靈魂裡面而造成靈魂的惡，但因靈魂與肉體有不可分割的一面，所以靈魂也會被各樣的惡糟蹋得不成樣子。因此“我們必須靠理性的幫助，充分地細看它在純淨狀況下是什麼樣的。”

同時，靈魂的狀況是沒有選擇的，但是“美德任人自取”；而靈魂到頭來還是面對神的審判，“一種人將是神所愛的，另一種人將是神所憎的。”

“因為一個願意並且熱切追求正義的人，在人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踐神一般的美德，這樣的人是神一定永遠不會忽視的。”（416頁）如此，柏拉圖通過理念論，到靈魂論，進入到了神論。

不過，柏拉圖詳細談論神，不是在《理想國》中，而是在他晚年所著的《蒂邁歐篇》。柏拉圖認為，人們敬拜神，希望祂是自己能夠完全依靠的神，也是無所不能的神。其實，當時雅典人所敬拜的各樣神祇都是能力有限的，也不是完全美善的，他們像人一樣會心生惡念。柏拉圖以為，一個在能力和道德上存在缺陷的神，就不是真正的神。

他在《蒂邁歐篇》中所闡述的那位神，不僅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更是喜歡美善的神。由此，柏拉圖把他在《理想國》中對“神”的一些思想，作了更加系統和詳細的闡述。

柏拉圖如此談“神”，顯然與希臘傳統宗教觀格格不入，甚至於把希臘傳統的神祇都貶為“假神”、“偽神”了；唯有柏拉圖所闡述的神，才是“真神”。這在當時希臘和羅馬都掀起了一場“真神之辯”。當然，這場辯論基本上是在觀念和概念層面上所進行的邏輯推論。但對處於被控告為“無神論”困境的基督徒來講，這種思辨方法無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護教之道。

轉向真知化的真理觀

查士丁（Justin Martyr, A.D. 100-165）是位護教者，他是最先從“理性天然具有嚮往和追求真理”的觀點，來論證基督徒並不是“無神論者”，反而是信仰真神的“有神論者”。

他說，“我們是被稱為無神論者了。我們也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對於那些各種各樣的神靈，確實如此。但是，面對真正的神，那位純潔無瑕且充滿公義、憐憫和美德的天父，我們不是。”基督徒不是沒有神，而是相信“真神”，與羅馬人所信奉的神祇完全不同，是由摩西等先知向人們啟示的神，而這位神就是耶穌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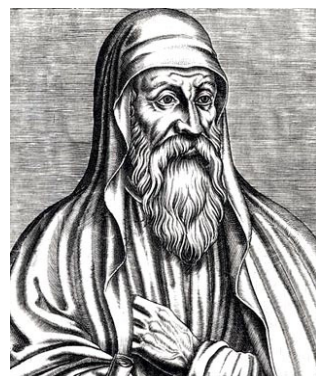
查士丁的這番言論當然不被崇拜偶像的羅馬人所悅納，卻與柏拉圖對“真神”的闡述十分接近，這也引起了當時羅馬社會上層對基督教的重視。

後來的著名護教者亞歷山大的奧利金（Origen），繼續推向與希臘哲學的一致性；這路徑也可稱之為“基督教真知化傾向”。

這個傾向具有兩面性。從護教意義上說是正面的：把聖經啟示視為高於希臘哲學的“真知”，進而認識到“真神”，這解決了希臘哲學在“真神之辯”中無法解決的問題。然而，負面的效果是：把聖經真知化，不僅會帶來解釋聖經時“淡化”、甚至“泯滅”聖經話語的屬靈意義，而且還會導致追隨耶穌基督時缺乏聖靈的工作。

當然，經過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指定教義和確立正統神學過程，這些問題逐漸得到平衡。我在這裡所要強調的乃是，“真理”（真知）由此開始逐漸成了基督教“教義”和“神學”主要語境，與絕對正確的標誌性詞語。（未完，待續）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從超驗到超凡

重建外向超越的神聖領域之路

莊祖鯤

前不久偶然看到山東大學黃玉順教授的一篇文章，比較「外在超越」與「內在超越」，該文深獲我心。後經謝文郁教授介紹，我與黃教授取得聯繫。承蒙他寄來更多有關「超越論」的著作，由此引發我回應的動機，且期望藉此機會展開更深一層的「耶儒對話」。

黃教授自稱是「另類」新儒家學者，因他雖不是基督徒，卻對基督教有深度的認知，與一些當代儒家學者不同。他的觀點不像他所謂「原教旨派儒家學者」那樣尖銳，多了幾分虛懷若谷的胸襟——其實，這不正是儒者所該具備的涵養嗎？



黃玉順教授

1957年生，成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中國「儒學復興運動」代表人物之一。

儒家學者「內在超越」的誤區

自牟宗三以來，無論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上，或是在耶儒對話中，很多儒家學者都以中國哲學的「內在超越」來與西方（尤其基督教）的「外在超越」進行對比。但是黃教授卻強有力地駁斥流傳在這些學者中的兩個成見，即：(1)「內在超越」是中國哲學所特有的，(2)「內在超越」優於西方的「外在超越」。他認為，這乃是學者們的「臆見」，並不符合實情。

黃教授引經據典地指出，不但自笛卡爾以來的西方思想家，如休謨、康德、胡塞爾等人，都是走向「內在超越」之思路，甚至遠溯至主前八世紀至二世紀軸心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家，也都已經開始逐漸走向「內在超越」之路，只不過他們仍然承認有「外在超越」的神聖界。

至於「內在超越具優越性」之說，從西方和中國的歷史來看，都是謬誤的。黃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以「內在超越」取代「外在超越」，意味著

以有限的存在者（人）取代無限的存在者（神），以世俗者取代神聖者。他稱此為「以人僭天」的僭妄！

在西方，人憑藉理性僭越神聖超越之域，卻因而邁向了威權主義與集權主義，其最高潮可數尼采的「超人哲學」所塑造出來的希特勒這個怪獸！在中國，儒家走向「內在超越」的巔峰則是宋明理學。當時，「天道無外」、「吾心即宇宙」的觀念成為主流；先秦儒家所認知的外在超越之「天」被架空了，或者用宋明理學專家劉述先的話：「天塌了！」當外在超越的神聖界被架空，而強調內在超越的道統又無法制衡世俗的皇權，就導致明清時代出現了超級專制集權。

黃教授的觀點中最具啟發性的是，他提到：儒家學者所津津樂道、引以為傲的「內在超越」，只不過是「超驗」而已；而被他們所貶抑的「外在超越」，卻是「超凡」！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將之作對比，乃是不倫不類。這一席話有如醍醐灌頂，使人頓然了悟。因此，下文就從這一點來開始回應。

古聖先賢「外在超越」的共識

誠如黃教授所言，中西雙方在前軸心時代，即中國的商朝時期與古希臘蘇格拉底之前，其世界觀都承認有外在、神聖的造物者存在。即使到了軸心時期的古希臘，蘇格拉底及其他繼起的哲學家們，仍然承認有外在超越的神聖界。

蘇格拉底的「創見」，乃是他認為：真理不應該求諸於神秘的「神諭」（oracle），而應該訴諸於人的理性。他的弟子柏拉圖及徒孫亞里斯多德則提出萬物生成的「因果論」，認為萬物的產生都有其因果來源，而最終的成因被稱為「第一因」，即亞里斯多德所稱的「不動的推動者」，就是自有永有的神。他們對這第一因存在的確認，都是從「超驗」的理性去領悟的，而非經由觀察到的現象或經驗而得到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道家和墨家不約而同地承認，在自然界的「天」（sky）之上，還有另

軸心時代希臘哲學家開啟了西方的人本主義，也使得原有對外超越之獨一神的敬畏，逐漸轉化為多神論。The Greek philosophers of the Axial Age initiated Western humanism; they also turned the reverence of an external transcendent God into polytheism.

外一個超自然的「天」(Heaven)存在。老子稱這先天地而生的「天地之母」為「道」(《道德經》第25章)。莊子則進一步稱這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莊子·大宗師》)換言之，在莊子心目中，這「道」是人格神，基督教稱之為有「位格」的神。他又說：「物物者非物」，即造物者必然不是凡人世界所能見之物，祂乃是「超凡」的。

孔子心目中同樣保留著外在、超越、神聖的天。雖然他說：「天何言哉？」但他接著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也就是說，天雖未發出言語，但祂的存在是不證自明的，即是「超驗」的。黃教授認為，孔子對於天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他的言談中較少論及天或神，乃是「寡言」而非「不言」，這乃是出於他對天的恭敬，因此「不輕以語人」。我完全認同這個觀點。

普遍啟示明明可知

為何古代中外諸賢哲對於「外在超越」的神有如此的默契與共識？原因之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聖經裡就有這樣一段話：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19-20)

然而吊詭的是，神的存在既是「看不見」的(超驗的)，卻又是「看得見」的——藉著超驗的理性能領悟。神透過受造界大自然之奧妙，以及人心中與生俱來的道德良心，向全世界的人啟示了神聖「外在超越」之存在。基督教稱之為「普遍啟示」(general revelation)，即是神向所有人——無論貴賤或賢愚——所展現的真理。所以，古今中外的聖哲才會



有如此不約而同的共識——天外有天！

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這種共識還有一個來源，即全世界各民族都「系出同源」。依據聖經記載，所有世界民族都是大洪水之後挪亞的後裔。目前人類基因譜的研究對此有驚異的發現：所有人類各民族都來自於同一位父親與同一位母親，他們分別被稱為「染色體亞當」和「線粒體夏娃」！

如果人類果真系出同源，豈不會留下一些「共同記憶」，尤其對於這位超凡存在者的認知？雖然泰勒(Edward B. Taylor)曾於1871年提出一個風迷一時的「假說」，認為人類的宗教觀是由萬物有靈觀「進化」到多神論，最後才「進化」到一神論。但現代的文化人類學者已經證實，全球各古文明都是從相信有一位「外在超越者」的一神論開始的。

商朝的古籍稱這位外在超越之神為「帝」或「上帝」。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語稱神為Dias，古拉丁文為Deus，古印度文稱為Deva，波斯文為Daeva，古印歐語為Deiwo。這些古代語言全都有「帝」的發音，這豈僅是巧合嗎？

超驗的盲點

雖然古代中外的聖哲對外超越之神聖領域都有所認知，然而在軸心時代前後，卻也都逐漸轉向內在超越。其主要原因可能為人本主義(Humanism)的興起。

正如黃教授所言，軸心時代希臘哲學家開啟了西方的人本主義，也使得原有對外超越之獨一神的敬畏，逐漸轉化為多神論。

西元前500年，一次大瘟疫使雅典的長老院束手無策，即便祭拜了眾神明，仍然無濟於事。後來有人遠從地中海克里特島特別請了一位先知型的哲學家來，為他們指點迷津。這位伊比孟尼德(Epimenides)指出，雅典人遺忘了一位無名之神，並指示雅典人立一座壇來敬拜那位「未識之神」，因為只有祂才是真正掌管萬有的神，而不是宙斯或其他眾多的希臘神明。希奇的是，雅典的瘟疫真的就此結束了！而這座「未識之神」的神壇也一直豎立在雅典。直到五百多年後，基督教宣教士保羅造訪雅典時，還以此為題，向亞略巴古議事廳的希臘哲學家們介紹基督教的獨一真神(徒17:16-31)。

因此，即使中西方的古聖先哲都對「天」或「神」存在共識，卻也都面臨一個困境，即這位無法描述的外在超越者，是「未識之神」。

老子稱這「道」為「無」，表明祂是無形、無

要認識這「未識之神」，對基督徒而言，答案在於以《聖經》為基礎的「特殊啟示」。
According to the Christian perspective, the key to know this "unknown God" lies in the "special revelation" based on the Bible.

聲、無限大的存在者。他又說，這「道」乃是「惟恍惟惚」，即是捉摸不定、無法描述的。

莊子對於這「道」有一段吊詭的敘述：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其意是：這「道」難以用言詞來形容，所以「且得有言乎？」；然而又不得不表達，所以「且得無言乎？」因此，這無法言說的「一」（「道」的本體），與勉強用來描述的「言」，就結合成「二」。我覺得，這段話是對老子論及宇宙萬物起源之謎語「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最佳詮釋。

誠如黃教授所言，西方啟蒙運動後期，許多思想家，如康德、休謨等人，都不約而同地擱置一切外在客觀存在者，而成為「不可知論者」（agnostics）。對康德而言，上帝那樣的超越者，只是實踐理性上的一個「公設」而已。但是當拿破崙問法國科學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為何他的著作都沒提到上帝時，拉普拉斯坦率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個假設。」因此，多數的不可知論者，實質上就相當於無神論者。

要認識這「未識之神」，對基督徒而言，答案在於以《聖經》為基礎的「特殊啟示」（special revelation）。基督徒認為，雖然有限的人對於這位創造天地的無限之神無法完全認知（comprehension），但是並非一無所知。我們能感受（apprehension）祂的存在及作為。藉著《聖經》，我們可以認知神的本性及其旨意，也可以與這位神重建因人的罪而疏離的天人關係。

基督教的超凡之路

1. 「聖別」的概念

西方人本主義的高潮是在啟蒙運動時期。人們挑戰代表外在神聖超越領域的宗教權柄，肯定人的絕對價值，並以「人」作為衡量萬事萬物的準則。當時的口號是「理性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準則」；後來也有人以「科學」或「實踐」來取代「理性」，但其實是殊途同歸，即人要自己當家作主，不要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來指手畫腳。用尼采的話來說：「假如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沒有神！」這正是黃教授所說的「以人僭天」！

基督教講「超越」，的確是指神的「超凡性」。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稱神為「完全

相異者」（Wholly Other）。羅秉祥教授在其專文〈上帝的超越與臨在〉中強調，巴特所要表達的，不是神全然與人隔離，而是神本質上的超越性。

佛教言「人人可以成佛」，即人人都可有內在超驗性的領悟，達到覺者的境界。但對比之下，基督徒卻不能說「人人可以成為基督」，因為無人可以達到那獨一的超凡者之境界。

黃教授也論到「聖」的觀念，他稱之為「屬神的凡俗」；「聖人」是達到了能夠溝通人神境界之人。他指出：從「聖」的字型來看，左耳右口，代表耳聽天命與口傳天命。

在此需要澄清，基督教的「聖潔」（holy）完全是另一種概念，所強調的是「分別為聖」，意為「被區別」和「歸於神」兩方面的涵義。一個杯子或碟子被劃歸為聖殿之用，那就是聖杯、聖碟，不管它的材質如何；一個普通信徒願意獻身為神而活，他就被稱為「聖徒」（saints），但他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聖人」（Saint）。

對基督徒而言，「超凡入聖」並不是指已達到超越凡間的境界，而是指人生觀與價值觀不再著眼於凡間；這樣的人乃是將身心靈都歸主所用的「聖徒」。

在美國一個基督教營地裡有一幅標語，很準確地表達了基督教的上述觀點：We are not a sinner trying to be the Saint. We are saints trying not to sin.

（我們不是痴想作聖人的罪人。我們乃是避免犯罪的聖徒。）

2. 神人互為臨在的超越之路

黃教授堅持，孔子的思想絕非「人本主義」，而是「天本主義」；這類似基督教的神本主義。因為孔子認為，一切皆出於天而歸於天，並且這天乃是外在且超凡的神性之天。孟子亦然。

然而，宋明理學家們卻以內在的心性來取代外在超越之「天」，他們不再畏天命，不再強調「知天以事天」，而是「以人為天」。黃教授認為，這是「僭天」，不同於孔孟堅持的「人與天為二」的外在超越觀。王守仁與宋明理學家們所要追求的是「人與天為一」的內在超越觀，與孔孟之道是完全不同的範式（paradigm）。

方立天與陳寅恪都認為，儒學的「心性論」其實是受佛教禪宗「佛性論」的影響。我的推論是：佛性論乃是中國佛教將孟子的性善論加以巧妙地轉換而成。孟子認為，人的性善是由於人性反映天性所致；但佛教是無神論，就將這外在且超越的

孔子的思想絕非「人本主義」，而是「天本主義」……。因為孔子認為，一切皆出於天而歸於天，並且這天乃是外在且超凡的神性之天。The Confucian thought is by no means “humanism” but “Heaven-centered,” for Confucius believed that everything comes from Heaven and goes back to Heaven; and Heaven is external and transcendentally divine.

「天」轉為內在自性的佛；隨後宋明理學家再將內在的佛，又換回成內在的天。禪宗主張佛在心內，理學家卻說「天道無外」，兩者豈非異曲同工？用現代商業術語來說，心性論其實是孟子的性善說「出口到佛教，再轉內銷回到宋明理學」的結果，難怪它與儒家思想契合。

黃教授還指出，許多學者（包括李澤厚）都點明：「內在」與「超越」是互相矛盾的。牟宗三也對儒學心性論中「既超越又內在」的說法頗有疑問。

基督教神學則強調，這位超越的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4:6）祂與人相近、相親，又與信徒「互為臨在」（mutual indwelling）。

耶穌的門徒約翰曾說：「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約壹4:15-16）因此，基督徒具吊詭性的「內在超越」，即：那位外在且超凡的神住在信徒的內心，來幫助他超越自我的局限性。

今天的心理學家喜歡用「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之說來激勵人，尼采的權力意志論也鼓吹人可以不斷地「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但耶穌卻要求門徒「捨己」，即是「自我否定」（self-denial），背起十字架來跟隨祂。其實，耶穌不是要人否定自我的價值，而是要人否定自己是自給自足的，確認我們需要一位外在的超越者來重塑自己的生命。

簡言之，基督教的超越，其心路歷程乃是從自我否定→神重建的自我→神所超越的自我。這正是神人互為臨在的超越之路。自我否定是起點，然後我們邀請那位外在超越者進入心中，藉此重建自己的人生價值，進而邁向超越自我的現況。

3. 重建神聖領域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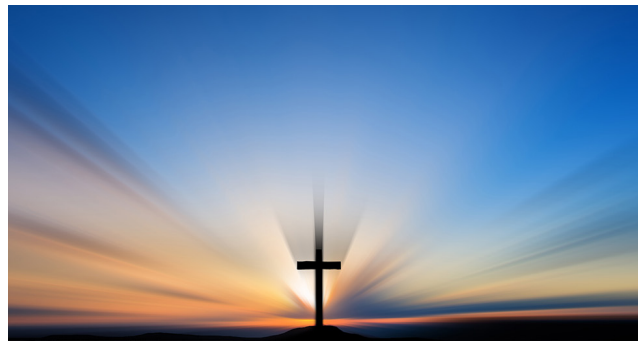
對於未來思想的發展，有人提出「軸心時代」與「新軸心時代」的觀點，黃教授則建議採用「原創時代」和「再創時代」的說法。他認為，要解決新科技引發的價值危機問題，不能走人本主義的進路，唯有重建神聖超越領域才是出路。因此，這些年來他致力於建構「中國古典制度倫理學」，也就是「中國正義論」。

針對後浪推前浪的世界思潮，我喜歡引用唐代禪宗大師青原行思所說的「人生三境界」來形容：第一階段是「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後來卻

變成「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後又轉化為「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人類思潮的演變也有類似過程。

在軸心時代，東西方聖哲對於真理的看法，都是內外超越兼具，即「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到了後軸心時代，東西雙方都不約而同地走向「內在超越」，而架空了「外在超越」的神聖界，甚至採取後現代思潮的「解構」觀點，否定一切，進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狀態！現在人們正嘗試走出後現代思想的陰霾，期望能再度「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黃教授認為，世俗界需要神聖界來導引，並對世俗權力加以制約。但是歷代那些神聖界的代言人似乎都成為世俗權力的臣屬，以致於不能發揮功能。所以他有重建外在超越的神聖領域之心願，這是我極為讚佩的。因此，也想在這方面略抒己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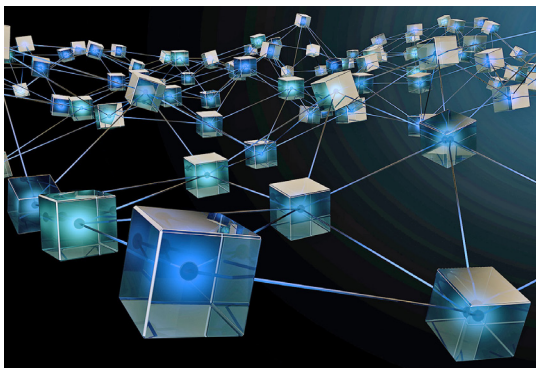
4. 天人之際溝通的橋樑

眾所週知，中古世紀的歐洲與中國走上不同的道路，是因為在西元500-1000年之間，歐洲蠻族全部被「基督化」。自此，歐洲文化就由希臘與希伯來傳統所構成，同時兼具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

在希伯來傳統的「神治體系」中，君王、祭司與先知是三種神治的代表。這三種人就職時，都以膏油禮進行，因此被稱為「受膏者」，其希伯來語發音是「彌賽亞」，希臘語發音為「基督」。代表治理權的君王必須是大衛王世襲的猶大支派嫡系子孫；而執行宗教禮儀及按摩西律法作裁判官的祭司，則必須是利未支派亞倫的嫡系子孫。但先知則不受族裔限制，而是蒙神呼召作為其代言人，因此可以批判政教兩界當權派的腐敗。

理論上沒有人可以身兼三職於一身；而耶穌是唯一例外，祂也是歷代眾先知所預告將要來的那位獨特的「彌賽亞」。

在歐洲，教會本來應該擔當「神聖界代言人」的角色，可惜因著人性的軟弱與罪性，中古世紀的



區塊鏈理論與中國福音教會的未來 (3之3)

宗派的合理性與 中國教會走向

呂居

教會宗派的合理性

初代教會的區塊鏈特性，既表現為他們之間的同質性和相關性，也呈現在其間相當程度的多樣性與獨立性，並最終演變為教會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宗派現象。

大多數人只是把宗派作為一種既存歷史事實，不得已而承認和接受。教會歷史上少有學者對宗派持積極肯定的態度，或對其存在的合理性進行神學上的梳理和論證。本文嘗試通過追蹤聖靈在初代教

會中所展示的宣道和植堂策略，推展出結論：宗派現象的存在和滋衍並沒有超出上帝的旨意和計劃。

1. 五旬節的轉折：從向心模式到離心模式

教會誕生於使徒行傳第二章。聖靈在五旬節賜下的方言，遍及當時已知的“天下各國”（徒2:5），包括亞洲、歐洲、非洲的廣袤地區。因此，教會從一開始就帶有普世性，具兼容各地文化的特色。

五旬節代表救贖歷史的轉折點。此前的向心模式（centripetal）吸引百姓往耶路撒冷朝聖，萬民都

政教關係往往不是彼此爭權奪利，就是狼狽為奸。宗教改革所提出「人人皆祭司」的口號，就是要廢除羅馬教廷作為「神聖代言人」的專屬角色。清教徒政治家洛克（John Locke）的三權分立民主政治觀念，正是受到以色列神治政體的啟發：獨立的司法系統，以及代表民權的國家議會，都可以制衡治權，以免走向專制獨裁。

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不一定有明確的人或機構來擔當「神聖界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在西方歷代都有一些靈性復興運動，如英國的清教徒、德國的敬虔派、美國愛德華茲領導的大奮興，及衛斯理領導的英美福音運動，其信徒群體就成為神聖界的發言人。每當這種信仰的復甦（revitalization）達到一定高潮時，透過民主政治的投票，必然會影響到三權分立的每一個層面。這是在研究西方社會興衰史的時候，不能忽略的層面。湯一介曾反思，西方比中國更容易建立客觀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其原因正在於此。

但是，僅僅重建超越的神聖領域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天人之際」的橋樑，才能與神聖領域溝通。古聖先賢所未能達成的心願，我們要如何去完成，才能「看山仍是山」呢？從基督教的觀點來

看，關鍵的密碼就在「道成肉身」的聖子耶穌——彌賽亞身上了！

在希伯來語中，「子」這個字可以指抽象觀念的具體形象代表；因此，「神的兒子」一詞，就是指那看不見的超越之神在人間的「真像」（西1:15）。

耶穌在離世前對門徒的最後吩咐中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這個宣告是值得所有冀望重建天人關係的有識之士去探索和深思的。✚

作者為麻省波士頓真理堂主任牧師

本文參考黃玉順教授專論：

〈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學術界》2020年2期

〈“超驗”還是“超凡”？〉，《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

〈生活儒學的內在轉向〉，《東嶽論叢》2020年第3期

《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5期

〈新科技時代的信仰重建與價值傳播〉，《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常識哲學為釋經實踐的個體化、平民化提供了理論依據：每個人都可以依據常識來理解和詮釋聖經。
The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dividualized and democratiz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Bible on the basis of common sense.

要流歸聖殿與聖山（賽2:2）；耶穌在升天之前也囑咐門徒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徒1:4）。然而，五旬節成為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救贖歷史從此開始了離心模式（centrifugal），從“來”轉變為“去”（太28:19；徒13:2-3）。

2. 五旬節的持續影響：從方言到廣泛翻譯聖經

五旬節時聖靈賜下方言的恩賜，以此把福音帶到不同地方去，帶入各種文化裏。五旬節揭示了一種異象，啟動了一個傳統，福音信息被各種語言文化所承載，聖經的流傳和翻譯成了歷代教會熱衷的事業。五旬節之後不到兩百年，新約許多文本就已經被翻譯成敘利亞文、拉丁文和科普特文。此後數百年間又出現大量聖經手抄本，形成亞歷山大（Alexandrian）、西方（Western）、拜占庭（Byzantine）、凱撒利亞（Caesarean）等各種不同的抄本支系。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聖經翻譯更是出現了不可遏止的井噴現象。歐洲各民族的語言相繼出現第一本聖經，如：德語（1522年）、英語（1526年）、法語（1530年）、捷克語（1549年）、波蘭語（1563年）、西班牙語（1569年）。1440年，德國金匠約翰·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印刷術，第一本機器印刷的聖經出現在1450年代。此後各種版本的聖經被大量印刷，流入各地平民手中，為宗教改革推波助瀾。

時至今日，聖經已被翻譯成3415種文字，成為名符其實的普世文本。福音信息流入如此眾多的語言、文化、地區、種族，這種多樣性無可避免地產生各種不同的宗派。

3. 宗教改革與信徒皆祭司

宗派的產生得益於宗教改革時期的另一個教義——信徒皆祭司。宗教改革之前，閱讀和解釋聖經是神職人員的專利，平信徒不得染指。改教者們相信，聖經是一本可以讓普通人明白的書，基督新教的聖經論強調聖經的權威性、明晰性、充分性及必要性等四大屬性。其中的明晰性意指，普羅大眾只要心智健全、具有普通理解力，就能讀懂聖經所載關於創造、墮落、救贖、恩典、生命更新、成長等基本神學議題。這是啟蒙運動以來的民主原則在神學領域的應用，也是民族國家興起、地方文化逐步強大的結果。

4. 宗派現象的理論依據：常識主義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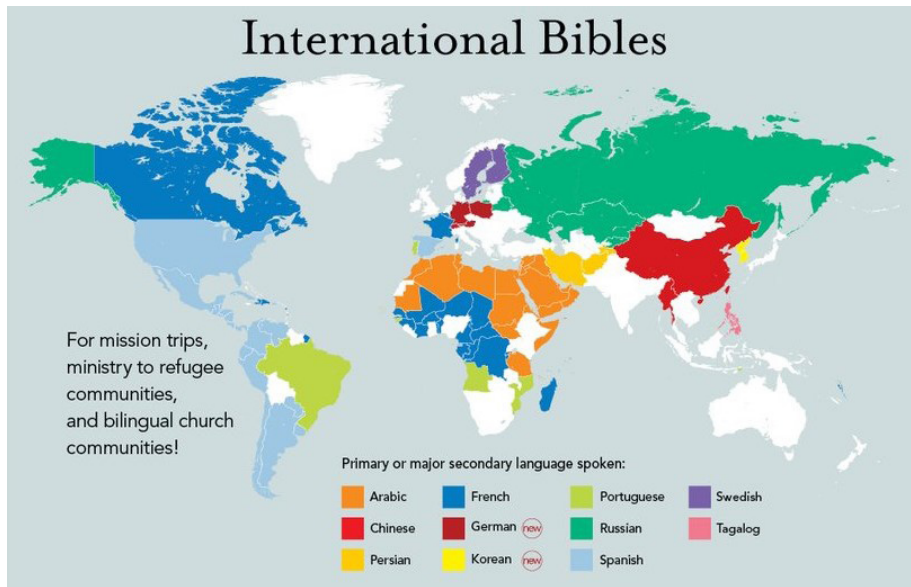
近代蘇格蘭的常識主義哲學，為宗派現象提供了理論依據。常識主義的代表人物里德（Thomas Reid）不能認同休謨的極端懷疑主義。為了讓因果律成為可能，他引入一個反映人類本能的概念，即“常識”（common sense）。根據里德的論述：

A. 常識定義：每個人都有內在天生的篩選、處理資訊的能力；這種能力渾然天成、與生俱來，因此成為“常識”（英文common sense的原意為：眾人皆有的感知力）。

B. 常識的功能及其與知識的關係：在知識形成過程中，“常識”的存在先於知識，也包含在獲取知識的每一基因成分中。正是這種“常識”，使得資訊成為知識。由於人先天具有常識，凡是進到頭腦裡面的資訊，都是已經被常識篩選、處理過的。因此，按照里德的立場，我們作為認知主體，裡面不存在未經處理的、純粹原材料（brute facts）的資訊。常識先於知識，決定知識；常識是人的共性，是造物主賦予的先天因素。

C. 知識的整體性特徵：人的知識是一個整體，把知識聯綴成整體的，就是這張常識的網絡。常識作為一種底色（background），一種載體（texture），一種介質（medium），乃是人的共性，是語言學的基礎，是人的群體共同屬性的基礎。

里德側重認知（cognitive）方面的常識，過於倫理價值（axiological）方面的常識。這是他哲學的形而上學根基；也是他



“宗派主義”……為了個體或族群利益，以私意謬解、曲解聖經，最終導致的教會分裂。 "Sectarianism" ... refers to ... the distor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out of exclusive interest of certain individuals or groups, which may eventually split the church.

對人性認知能力的評估。常識哲學為釋經實踐的個體化、平民化提供了理論依據：每個人都可以依據常識來理解和詮釋聖經，並不需要依賴受過專門神學訓練的神職人員。這樣一來，教會在釋經方面的壟斷就被打破了。聖經解釋的多樣性從此出現，進一步為宗派的產生提供了寬鬆的理論環境。

“宗派現象”與“宗派主義”之別

儘管宗派的產生有其必然性及合理的意義，然而，“宗派主義”仍是困擾近現代教會的一個問題。

宗教改革以後產生了約三萬八千個教派，其中有許多釋經方面的混亂，甚至領袖之間的權利爭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令人悲哀的現象。



“宗派主義”與正常的“宗派現象”不同。前者指的是缺乏客觀、系統的釋經實踐，且為了個體或族群利益，以私意謬解、曲解聖經，最終導致的教會分裂。簡言之，宗派主義直接導致教會分裂，以致派系林立，矛盾叢生，使教會失去整體見證和影響力。

然而正常的“宗派現象”中，各個宗派乃是根據深入的釋經而建立了不同的神學體系。正常宗派的出現，有助於基督信仰在特定歷史與文化環境中得到純正且富有特色的表達，有助於增加基督信仰的豐富性及多樣性。

宗教改革以後宗派數目急劇飆升，與宗派主義有直接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改教者們強調的“唯獨聖經”、“信徒皆祭司”等帶有激進色彩的原則，助長了對聖經的隨意、私自、無原則地謬解與曲解，加劇了宗派主義的滋生蔓延。

毫不誇張地說，華人教會目前正深受宗派主義的困擾。一方面是靈恩派的盛行，對上帝話語進行寓意化、碎片化、極端化詮釋；而另一方面也催生

了各種帶有基要主義色彩的宗派，他們秉承嚴苛而排他的釋經原則，唯我獨尊，批評論斷，不惜為了次要神學差異而分裂教會、自立宗派。

結語：中國福音教會的挑戰與出路

1. 區塊分佈

中國福音教會目前的狀態與處境，與初代教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此外，中國教會經歷1970年代以來半個世紀左右的自然生長，其成長模式也與初代教會類似，帶有區塊鏈的基本特徵。中國教會的主體是家庭教會，目前大致由幾個較大的區塊組成，其中包括被稱作“五大家”的五個大規模教會網絡，他們分別是：

- A. 中華歸主教會（原河南方城教會）
- B. 中華福音團契（原河南唐河團契）
- C. 中華真理教會（原安徽穎上團隊）
- D. 中華蒙福教會（原安徽利辛團隊）
- E. 浙江溫州教會

此外，傳統教會區塊仍有相當影響力，包括倪柝聲創立的聚會處（也稱小群）和敬奠瀛創立的耶穌家庭。此外，諸多城市新興教會在1980年代之後如雨後春筍，滋生繁茂。

或許有人會問，三自教會是否也應被視為一個區塊？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因為三自教會已經超出了初代教會自然生長的區塊模式，具有君士坦丁化之後的教會特色。其性質為政府以行政權威搭建起來的官方教會，植入了自上而下的科層結構模式，與初代教會自下而上的扁平區塊結構模式大相徑庭，因此不適合被看作一個自然的教會區塊。

2. 君士坦丁化的挑戰

中國福音教會的區塊模式已初具規模，這種自然生長的模式極有可能會被未來的教會統一運動所破壞或終止。中國福音教會是否也會走上公元四世紀時期的君士坦丁化之路？或者成為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疏《舉賢良對策》，借助漢武帝的世俗權威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犧牲品？

縱觀歷史，但凡基督教國教化，都將引發僵化、腐敗等弊端，最終淹沒初代教會蓬勃激越的生命力。與此相反，教會在沒有世俗權力侵蝕、挾持的狀態下，更容易煥發其內在活力。然而，在一大一統集權思維根深蒂固的中國，要保持初代教會自然狀態下的區塊鏈模式，殊非易事。教會在此岸世界並不存在所謂的統一大業，任何以統一的名義所進行的威權脅迫，都背離了基督在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中所啟示的教會藍圖。

區塊鏈模式結合了福音信仰核心教義的合一性，與兼顧教會所處時代、地域和文化差異的多樣性。
The blockchain model combines the unity of the core doctrines of the Gospel,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ies of the time, region and culture in which the church is situated.

與大一統思想相對的，是宗派主義。根據上文探討得出的初步結論，可以確知那種各自為政、分崩離析的宗派主義，也不是教會的理想模式。

3. 理想的發展模式——區塊鏈

區塊鏈模式處於大一統模式和宗派主義模式之間，是中國福音教會比較理想的存在和發展模式。區塊鏈模式結合了福音信仰核心教義的合一性，與兼顧教會所處時代、地域和文化差異的多樣性。在正統信仰的基礎上，各種不同的宗派傳統之間應該在真理基礎上相互尊重、彼此學習、彼此聯合，這是初代教會的發展模式，也是當代中國福音教會的理想模式。

建立大型或超大型的教會，未必是上帝的心意。家庭教會並非權宜之計，而是具有初代教會樣式的特徵；是教會原初的樣式，也是中國福音教會應該持守的樣式。

在區塊鏈模式的基礎之上，中國福音教會應當致力尋求核心信仰的合一與共識。近年來許多福音派神學家致力於尋找這一共識，試圖為普世福音教會的合一鋪平道路。這些嘗試留下了諸多寶貴的文獻，其中較為知名的有：

A. 1966年全球福音議會 (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 起草和簽署的柏林宣言 (Berlin Statement)

B. 1974年第一次洛桑會議 (The First Lausanne Congress) 形成的洛桑公約 (Lausanne Covenant)

C. 1983年國際巡迴佈道者會議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tinerant) 形成的阿姆斯特丹認信 (The Amsterdam Affirmation)

D. 1989年第二次洛桑會議所形成的馬尼拉宣言 (Manila Manifesto)

E. 1999年由15位福音派學者起草的耶穌基督的福音：福音派的歡慶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 Evangelical Celebration)

F. 2000年葛培理佈道團召集的阿姆斯特丹會議所形成的阿姆斯特丹宣言——21世紀福音信仰憲章 (The Amsterdam Declaration, 2000, A Charter for Evange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G. 2010年第三次洛桑會議形成的開普敦承諾 (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這些文獻或運動都在朝一個共同的方向努力，就是在宗派林立的新教傳統中尋找合一的信仰共識，試圖把散亂的福音教會聯合起來，組成具有統一行動力的教會整體——普世的基督身體。✚

作者在哥倫比亞國際大學任教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 (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 (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 (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 (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 (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恐攻之後——愛的療癒

陳韻琳

編按：聖經啟示，人是按著神的形像造的，而神就是愛；因此人的生命與愛無法分割。親子之愛更是與生俱來，是神給人的恩賜；若是橫遭剝奪，所產生的傷痛無以言喻。本文敘述四個以恐攻為背景的电影故事，刻畫人對愛的深度需要。

前三則探討親子關係被恐襲暴力中斷，親人內心滴血般的傷痛如何艱難地恢復；在極不容易的療癒之旅中，親情縱已天人永隔，依舊是最強大的紐帶與扶持力量。最後一則鋪陳一群甘願為穆斯林鄰舍犧牲的神父之真實經歷，突顯真愛的泉源來自基督。

作者近年致力於推廣「為成人說故事」，今年的主題之一是「伊斯蘭教與歐美」，她共收集了12則寫實人性與人生的精采作品，在此挑選4則與本刊讀者分享。

心靈鑰匙

與2001年紐約9.11恐怖攻擊相關的電影，最感動人心的是《心靈鑰匙》(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2011)。在其所講述的真實故事中，主人公為一對情感非常親密的父子。

孩子奧斯卡生性高度敏感，且有高功能自閉症。父親花很多時間陪伴他，設計各種充滿創意的遊戲，讓他走出家門，跟人正常互動，建立自信。他還為奧斯卡設計了可以與人快速交流的名片，讓他一遞出名片，對方立刻知道該如何與他互動。

9.11這天，父親正好在被攻擊的世貿大樓裡。在大樓漸進倒塌的過程中，父親總共打了六次電話回家，但因妻子出外工作，兒子奧斯卡在學校裡，前面五次都無人接聽，他只能留言。第六次，奧斯卡因學校緊急疏散，提前放學回到家裡；他聽見父親在答錄機中間：「你在嗎？你在嗎？」直覺知道父親狀況不好，但他感到害怕，不敢拿起話筒接聽。

由於大樓隨即徹底坍塌，「你在嗎？你在嗎？」成為父親的臨終遺言。奧斯卡因為失去與父親告別的機會，懊悔與罪咎深深潛藏於心底。他決定將答錄機藏起來，彷彿沒有了它，事情就像根本沒有發生。

接下來的這一年，母子過得很辛苦。創傷症候群在他倆身上非常明顯，這包括父親離世後，奧斯卡跟母親疏離，因他不知如何處理失去父親的哀傷，只好將情緒宣洩到母親身上。母親有時候難受到跟自己說：「為什麼死的是你爸爸，而不是我？」

一年後，奧斯卡無意間在父親買的花瓶中發現了一把鑰匙，放在一個寫著「布萊克」的信封

裡。他認為，這是父親遺留給他的另一個遊戲，他要找到這把鑰匙的秘密。奧斯卡用電話簿搜尋出所有姓布萊克的人家，根據字母排列順序，畫出路線圖，決心利用週六、日出去尋訪。以他高敏感又高功能自閉的情形，外加創傷症候群，出門對他來說是非常煎熬的事；但是，跟已死的父親玩遊戲，也成為他最大的安慰。

當奧斯卡開始一個個尋找姓布萊克的人，並介紹自己說：



「9.11那天，我爸爸在那棟大樓裡……」他彷彿成為整座城市集體創傷症候群的出口，大家都立刻回應以溫暖，甚至是好幾個大大的擁抱。這些布萊克們開始跟奧斯卡講自己的創傷故事，奧斯卡跟他們合照，回家後並寫下他們的故事。

每週六、日出外尋訪的日子，成為奧斯卡與布萊克們一起在故事中正視創傷、彼此撫慰的機會。有一件事他知道、但他母親不知道：在這趟旅程中，他找到了早已失聯多年的祖父。祖父還成為他其中一段關鍵旅程的陪伴者，這也讓祖父得以彌補當年沒有好好陪伴自己兒子的遺憾。

另一件事，奧斯卡事後才知道：他的母親早就找到奧斯卡規劃尋找布萊克們的時間與路線，因此都走在前面去告知布萊克們，請他們照顧這個因9.11失去父親的奧斯卡。因此，母親其實跟奧斯卡一起經歷了這趟旅程，她也一樣成為集體創傷的

當恐攻兇手被查出來，白人母親知道，這跟女兒的男友沒有任何關係，她終於走出成見與刻板印象，跟黑人父親道歉。他們成了朋友。 When the murderer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was found out, the white mother knew that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her daughter's boyfriend. She finally overcame her stereotypical prejudice and apologized to the black father. They became friends.

出口，與布萊克們彼此撫慰。

最後，到底鑰匙的秘密是什麼呢？原來，它是一場誤會。奧斯卡的父親買下這個貴重的花瓶，要送給太太，但他不知道裡面有鑰匙。當奧斯卡終於找到鑰匙的主人，竟然解開一對布萊克父子的情結：父親因不會表達感情，彌留之際，將對兒子的愛寫下來，放進保險箱，留下鑰匙。兒子很氣父親從不曾表達愛，只會留下物質，所以把這個貴重的花瓶賣了。現在鑰匙出現，打開了保險箱，父親留下的文字讓一對如今已是天地之隔的父子得到和解。

在得知這把鑰匙的真相後，奧斯卡知道這趟旅程該結束了。他把旅程的經歷寫成一本書，即《心靈鑰匙》，記錄了每一個布萊克的故事。奧斯卡並一一給他們寫信，感謝他們的熱情、溫暖、聆聽與擁抱。他說：「我以為，沒有爸爸我會活不下去，但我發現我可以，爸爸會為我感到驕傲。」直到這時，他才有勇氣重返父親最常帶他去的公園高地，並在那裏的鞦韆底下，找到一年多前父親給他留下的訊息：「無論你身在何處……，我都會讚揚你。」這才是父親真正的遺言。

奧斯卡終於能跟父親揮手告別，並將曾錯失陪伴兒子的爺爺接回家，重啟一段祖孫的親情關係。

倫敦河

與2005年倫敦恐攻有關的一部感人電影，是《倫敦河》(London River, 2009)，講述一位黑人父親和一位白人母親，因尋找失蹤的孩子而相遇，並彼此短暫陪伴的故事。

來自非洲的黑人父親，在巴黎作森林守護員已



經很長一段時間。他跟家人的唯一關係，是把錢寄回家；至於兒子的成長，他從來沒有參與過。倫敦恐攻之後，在倫敦的孩子與遠在非洲的家人失聯；因著家人的要求，父親從巴黎赴倫敦，去尋找孩子的下落。

這其實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因為這位父親跟

孩子失聯已經很久，對孩子根本一無所知。他透過在倫敦的清真寺，以及穆斯林的聚集地，找到認識孩子的教長，再透過教長來協助尋找他的孩子。

女主角白人母親，在英吉利海峽的格恩西島上經營農場，日日與海洋為伍。這島隸屬英國，但十分靠近法國。倫敦恐攻後，她打電話給女兒，留下一通通語音訊息，但一直沒有收到回覆。母親實在放心不下，於是到倫敦來尋找女兒。

母親按地址尋到女兒的住處，非常驚訝地發現，那是穆斯林區。她在女兒的房間裡看到可蘭經。這不像她以往所認識的女兒！她感到非常恐慌，更加殷切要找下落不明的女兒。她將女兒的照片貼到尋人牆上；在恐攻之後，那片牆上貼滿了照片。

按理來講，黑人父親和白人母親其實不太可能有交集。哪知，教長發現了一張照片，推斷這父親的兒子應該跟一個白人女孩是情侶。隨後，黑人父親在尋人牆上，發現跟他兒子女友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照片。

透過教長，黑人父親知道了兒子的住處。他猜想，那地方也是兒子女友的住處，他倆應該會住在一起。他還猜測，現在那裡應該住了也在尋找女兒的那位母親。所以，根據尋人啟事上的信息，他主動聯繫了白人母親。

兩人一見面，白人母親的直覺反應是：黑人的兒子應該是發動恐攻的人！她去報了警。黑人父親馬上就知道白人母親對他有敵意，於是開始遠離她。但是他們總是會碰在一起：在醫院查受傷者名單，在往返的公車上，甚至在停屍間查尋罹難者。因著一子一女是男女朋友，他們很微妙地不斷出現在同一場合，並且陪伴了彼此。

當恐攻兇手被查出來，白人母親知道，這跟女兒的男友沒有任何關係，她終於走出成見與刻板印象，跟黑人父親道歉。他們成了朋友，談自己在山中及海邊的勞作，談自己的子或女；最後，白人母親邀請黑人父親來家中睡沙發，節省住宿費。

教長根據各方提供的訊息推測，這對小情侶應該是到巴黎旅遊了。這雙父母開心地在陽光下笑著，分享零食，笑談未來。只是最後，經過DNA鑒定，確定這對小情侶坐上公車要啟動巴黎之旅時，公車卻被炸了，他們是其中的罹難者。知道消息的那一刻，他們成為全天下最不幸的父母，也只有他們能彼此陪伴著一起痛苦。

原本是無法相交平行線的黑人父親與白人母親，竟有一段這麼緊密的人生交集——相同的願

大衛……發現，……能讓他說出真心話的人，只有這次恐攻事件中的受害者；……其他沒有失去什麼的人，他跟他們的世界隔了千山萬水。 David . . . realized . . . that the only people whom he could share freely were the victims of this terrorist attack. . . . All others who suffered no loss, their worlds were thousand miles apart from his.

望，相同的傷痛，沒有別人可以替代的陪伴關係……

終於，這段交集的時光走完。在告別前，黑人父親跟白人母親說：「我們只能往好的一面看，至少，他們彼此相愛，並死在一起。」兩人最後一次擁抱，然後各自回到森林與海邊，等候大自然與時間，撫慰療癒他們失落、傷痛的心。

我的巴黎舅舅

與2015年巴黎恐攻相關的感人故事之一，反映在《我的巴黎舅舅》（Amanda, 2019）這部電影中。



一對姊弟和姊姊摯愛的7歲小女兒亞曼達生活在巴黎，感情非常好。這對姊弟父親早逝；很久以前，他們的母親沒有說明原因，就離開了家，撇下了子女。作為單親媽媽的姊姊，比較能理解母親，因此一直想帶弟弟和自己的女兒去見遠在倫敦的母親；但是弟弟大衛不願意，他無法原諒母親。

哪知，在一次公園槍擊案中，他們平靜的生活被徹底毀了。公園裡死傷慘重，救護車終夜鳴響，大衛發現姊姊死在這場恐怖攻擊中。

次日，大衛決定告訴外甥女亞曼達母親已死。這是一次艱難的談話。大衛帶亞曼達外出，在公園裡告訴她，母親已經逝世。尚不知死亡是什麼的亞曼達，只說她想離開這裡。而後大衛帶她逛巴黎，兩人看上去好像平靜如水，波瀾不驚。但有一場展覽因剛發生的恐攻而被迫休館，大衛沒辦法帶亞曼達進去，亞曼達就哭了。

之後的日子，亞曼達彷彿沒有為母親哭泣過。然而，當大衛帶她去探訪在公園恐攻中受傷、失去一隻腿的朋友，兩人在談是否需要心理醫生援助時，亞曼達就說她肚子痛。大衛請姑姑支援，因為他必須工作，無法完全接手需要照顧的外甥女；亞曼達卻哭著說，她不喜歡住的地方換來換去。大衛整理房間，丟掉了媽媽的牙刷，亞曼達發瘋，質問大衛「有什麼資格丟掉媽媽的牙刷？」正因為亞曼

達從不正面談媽媽，從不為媽媽哭泣，她這一切反應才更叫人心疼。

大衛自己也很不好受。姊姊是他最親的親人，現在留下亞曼達，他該怎麼辦？他發現，自己也不怎麼想跟別人談姊姊的死亡，不想談跟他一起受苦的亞曼達。能讓他說出真心話的人，只有這次恐攻事件中的受害者，這才是他們的同路人；其他沒有失去什麼的人，他跟他們的世界隔了千山萬水。

大衛必須帶亞曼達去一趟倫敦，這是姊姊生前就安排好的。如今為了完成姊姊的遺願，讓他們的母親認識外孫女，大衛終於跟母親見面了。從母親很多欲言又止的話語中，他才聽出，他們這對姊弟是母親一輩子的懸念。他也發現，失去姊姊以後，他其實非常渴望母親的情感支持。

旅程最後，大衛帶亞曼達去看網球冠軍爭霸賽，這也是姊姊早就買好的票，只是姊姊的位置空著，亞曼達將自己的背包放在母親的位置上。當亞曼達和母親最支持的選手看起來要落敗時，亞曼達說：「貓王已離開現場。」這是亞曼達跟她母親曾討論過的一句暗語，意思是：「不用再等了。」亞曼達說這句話時，又哭了。看起來不是為失去母親哭，但卻說出亞曼達這段時間不知多少的心事。才7歲的她，不肯丟掉母親的牙刷，或許是因為她還在等母親，就像粉絲在等貓王。直到被公告貓王不在現場，不用等了，而亞曼達在這趟母親過世前安排好的旅程終點——一場網球賽局上，她终究接受了母親已走的事實——「不用再等了。」

大衛卻於此時跟亞曼達說：「不，還沒有到結局。妳看，他又贏回來了。」這彷彿是一個繞了彎子解說：「一切都會好轉的。」

人神之間

影片《人神之間》（Of Gods and Men, 2010）是講述一個真實故事。七個主人翁主動選擇可能會被恐怖主義分子傷害甚至殺害的受苦之路；這個抉擇源於他們對神的愛。

事件發生於1996年。在阿爾及利亞的堤比鄰



歐洲大使命協作峰會拾穗

周宇

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訪問布拉格，實在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把歐洲之行的最後一站安排在這裡，是因為「歐洲大使命協作」（European Great Commission Collaboration, EGCC）峰會四月底在此舉行，作為麥克萊倫基金會（The Maclellan Foundation, Inc.）的同工，我們也很想藉此機會，向從事歐洲宣教事工的機構及領袖請教學習。

情調會址布拉格

會議所在的酒店是Lindner Hotel Prague Castle，其隔壁是一座古老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Strahovský klášter），從那裡既可以眺望莊嚴肅穆的布拉格城堡，又可以俯視金色的布拉格舊城區。修道院外是一個風景如畫的果園，漫步其中就

可以領略何謂花香滿徑，沁人心脾。如果你想尋訪古道，無論是城堡區，還是舊城區，均保留著石砌滑石路。走在狹窄蜿蜒的街道上，人會有一種沈甸甸的歷史感，也會產生童話般的飄忽和穿越感。



（接上頁）

（Tibhirine），天主教熙篤會有七位修士，在那個國家的內戰期間，為了陪伴被他們照顧著、飽受驚嚇與性命之憂的居民，決定留下，最後慘遭綁架與殺害。

在修道院的外圍，住著一大群穆斯林，這群人的生活跟修士們緊密相融。修士所種的農產品，在這群穆斯林的市集販賣；透過交換，修士們取得日常所需。除此以外，因為修士會得到其他物資比較充裕的修道院援助，他們也會分享給周圍的百姓，其中最重要的是醫藥用品。有一位深諳醫學的修士，經常從事例行的醫療工作，幫助這些貧困的穆斯林。

可以說，這群修士早已和周遭的穆斯林成為非常好的朋友。修士們參與他們婚喪喜慶、割禮典禮，尊重他們的生活習性與文化，並深入瞭解《可蘭經》。雖然修士們信仰的是天主教，穆斯林信仰的是伊斯蘭教，但他們卻也有共通的宗教語言，那就是Shalom，意思是「平安」。

內戰期間，穆斯林極端基要主義者跟恐怖主義連結，開始對「不夠敬虔」的百姓（譬如沒有披戴面紗者）進行屠殺，並威脅跟西方世界（諸如修士）有來往的居民。住在修道院旁邊的穆斯林開始

有了性命之憂，修士也面臨天人交戰。當修士們徘徊著是否該撤退，卻聽見居民跟他們說：「我們是恐慌的鳥群，你們是我們棲息的大樹。」最後，沒有一個修士選擇離開，大家齊心留下。

這故事中，充滿感染力的段落是：在預感殺戮即將來臨時，他們最後一次一齊領聖餐，紀念耶穌的死與復活，然後一起共進晚餐。他們開了兩瓶紅葡萄酒，聽著柴可夫斯基「天鵝湖」最著名的段落，感動得哭著、笑著，在基督裡給予彼此最深刻的溫暖、陪伴與祝福。

原本活在葛利果聖樂式寂靜修課的修士們，卻在這個時候聆聽最表達人性的音樂，此情此景充滿感性，也充滿象徵。在音樂中，他們不需要言語；暗示著光明與黑暗對抗的音樂，成為他們人生最後一次平安地在一起、彼此相愛和祝福的音樂。

在選擇赴死的愛中，他們揭露了基督信仰中的十字架真義——是愛！是正義！是真理！當他們願意為周遭尚未信仰基督的穆斯林而死，還有什麼比這種赴死之愛更能揭露基督為罪人死、讓人得新生，所帶出來的「Shalom（平安）」祝福呢？

作者為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秘書長，作家

EGCC近年來已和烏克蘭的教會、神學院及宣教機構建立了很好的合作機制，在這次的救援工作中，發揮了策略性的連結與協調功用。EGCC has established good cooperative mechanisms with Ukrainian churches, seminaries and mission agencies in recent years, and hence has played a strategic role in connecting and coordinating this relief mission.

由於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戰正式開始之前已被德國佔領，首都布拉格的古老建築大都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其中包括始於十世紀的猶太人聚居區，及建立於十四世紀的中東歐最古老的查理大學。歐洲宗教改革的先驅人物約翰·胡斯（Jan Hus, 1371-1415）曾在那裡任教，後成為該校校長，並在附近的伯利恆教堂開始宣講改教信息。

皇室後裔作講員

這次峰會的講員之一是奧匈帝國皇室——哈斯堡王朝最後一任皇帝卡爾（Blessed Karl）的曾孫埃米爾公爵。他是位天主教徒，現和家人住在蘇黎世，從事投資和慈善事業。他非常關注歐洲的文化傳承及核心價值認同，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痛心疾首。他對過去一百年歐洲歷史的解讀有獨特的視角，對未來基督教的復興也抱有很大的盼望。他高度讚賞基督新教的宣教熱情，所以欣然接受這次「歐洲大使命協作」峰會的邀請作為講員。

東歐劇變結碩果

這次峰會的主題是“同心協力完成大使命”。會議主辦方是歐洲的一個基督徒家族基金會。創辦人Adam弟兄來自波蘭，他們親歷了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及東歐巨變後市場經濟所釋放出來的活力。他和兄弟們先創辦了一間醫藥公司，在2010年曾被安永（Ernst & Yong）會計師事務所評為“年度企業家”。Adam弟兄經歷福音的大能，從嗜酒的網緝中被釋放，致力於基督教慈善事業。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基督徒慈善家近年成立了「歐洲大使命協作」（<https://www.egcc.eu/>），專門資助歐洲的宣教機構從事大使命工作。

峰會亮點振人心

由於參加峰會之前，我們已探訪了德國、荷蘭及英國的華人教會與宣教機構，對歐洲的屬靈狀況有所了解，所以在和與會的同工及領袖們交流時，可以提出針對性的問題來請教學習。下面是我們交流中的一些亮點：

1. 德國過去十幾年積累了許多救災工作和服務難民的經驗，所以這次在回應烏克蘭難民危機時，能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反應。例如，法蘭克福的一間華人教會組織協調了大量的救援物資，運送給烏克蘭難民。

2. EGCC近年來已和烏克蘭的教會、神學院及宣教機構建立了很好的合作機制，在這次的救援工



作中，發揮了策略性的連結與協調功用。與會的美國教會及宣教機構也決定，通過EGCC的平台，從財務上支持救助事工，以降低資源重疊浪費。

3. 波蘭的天主教會和新教教會在新冠疫情之前已開展合作，如在首都華沙聯手舉辦大型青少年外展活動，旨在解決日益嚴峻的青少年酗酒和吸毒問題。這次的烏克蘭危機又給他們機會，一起服事大量湧入波蘭的難民。這種美好的合一見證，在是次的EGCC峰會上也充分體現。

4. 其中令人難忘的一幕，是聖靈奇妙的醫治和觸摸 Piotr 弟兄。他是一位來自波蘭的基督徒企業家，和太太一起參加會議。由於不懂英文，當他讓我為他禱告時，便請來與會的另一對天主教夫婦做翻譯。感謝主，他的腰疾立時得到了醫治，他激動不已，連午飯也不想吃了，認真地聽師母分享饒恕赦免得醫治的見證。

5. 類似的聖靈工作，在另外幾位年輕基督徒企業家分享的見證中也有彰顯。一位來自羅馬尼亞的Ruben弟兄，他和太太經歷創業的高山低谷，但蒙聖靈奇妙的保守與引領，他的公司在業界成為翹楚，夫婦二人也熱心奉獻，支持東歐地區的福音宣教事工。在最後一天歐洲大使命事工介紹和籌款活動中，共收到32萬4千歐元的奉獻！

承前啟後傳福音

此情此景，讓我想起當年戴德生在英國為中國內地會籌款的情境，及他的至理名言——上帝的工作按照上帝的方式來做，就會一無所缺。我們在荷蘭短暫停留時，遇到內地會改名後的OMF宣教推介活動，這讓我路經英國時，想去訪問其創辦人戴德生的故鄉。經戴繼宗牧師的介紹，我們去到了戴德生的出生地班斯萊鎮（Barnsley）。在當地的所



神的呼召與時候

陳祖幸



編按：2022年6月，陳祖幸牧師到恩福文化宣教使團來擔任牧養與培訓主任。

1996年他獲得北京大學空間物理學博士，之後留校任教兩年；1998至2000年，他在德國馬普高空物理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在那裡蒙主呼召全職事奉。他於2003年在正道福音神學院取得道學碩士；2016年獲得Fuller神學院教牧學博士。他自2003年6月去休斯頓福遍中國教會牧會，直到2022年5月。

2001至2003年陳祖幸牧師在正道福音神學院就讀時，接受恩福神學生獎學金。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我成為恩福家人已經快21年了。這些年來神使用恩福極大且深度地賜福於我，以下從三方面來分享。

恩福對我的意義

1. 家的歸屬感

恩福獎學金在財務上資助我近兩年，直到我念完道學碩士（求主記念並厚厚地報答奉獻者，他們的投入有永恆的價值）。然而更重要的是，恩福給了我家的歸屬感和溫暖。但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

就像一個被領養的孩子，最初幾年我雖然年年都參加恩福家人退修會，但說實在的，我很被動，一直在觀望——要看看這些董事們是不是真像他們所宣稱的，把我視為家人，不棄不離。逐漸地，我被會長夫婦、董事們超越血緣、超越地域、超越政治、超越神學派系的愛溫暖了、折服了。

印象中，21年來我只缺席了三次恩福家人退修會，有兩次是因為我在國內短宣，一次是家裡有特

殊的狀況，我走不開。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真心地把自己視為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我為恩福的每一位家人驕傲，也為自己是恩福家人而自豪。

何其有幸，我能近距離接觸十幾位事業有成、愛神愛人、看重文化宣教、並願意慷慨奉獻投資於永恆的董事們！何其有幸，我能結識五十多位優秀的恩福神學生、畢業生！雖然我們的政治主張可能不同，神學立場也許大相徑庭，個性更是多姿多彩，但我們同有一位天父，一位救主，一位聖靈，一個信心（弗4:5），都是上帝眼中的寶貝！我們在主裡是一家人！

2. 禱告上的大力支持

無論是在神學裝備的階段，還是全職牧會的時期，我遇到過數不清的難處，經歷了無數的挑戰。感謝主，讓我記得我有一個屬靈的家——恩福，有一個相信禱告和真正禱告的代禱團隊。有什麼難擔的擔子，我基本上都會跟陳牧師及師母分享，邀請他們夫婦和辦公室同工為我代禱。

多少次“山重水複疑無路”，但感謝主，因著

（接上頁）

見所聞，讓我更加確認，我們華人的確是欠了一筆巨大的福音債，而最好的還債方式，莫過於繼承先輩的宣教熱忱，完成主耶穌囑託給眾門徒的大使命！

這次峰會讓我感到最震撼的好消息是，一些到達波蘭的烏克蘭基督徒並沒有把自己定格在“難民”的身分上，而是邊走邊傳天國的福音。好像當年耶

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時，門徒開始在猶大全地和撒瑪利亞廣傳福音的“聖靈行傳”。

這也讓我對新近湧入英國的十幾萬香港同胞充滿了盼望。復興英國和歐洲的教會，我們華人基督徒這次亦要有份。

主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作者在麥克萊倫基金會服事

我們驚訝地發現：牧者也需要關心，付出關心的人本身也需要被關顧！
We were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pastors need care and caregivers themselves need care too!

同工們的代禱，最終都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結局。謝謝恩福同工在神的寶座面前為我們劬勞代求。

3. 塑造我的事奉理念

屬靈的人參透萬事（林前2:15）。陳牧師及師母好幾年前就告訴我，我不應該屬於一個地方教會，應該在更大更寬廣的平台服事眾教會。這對我後來進一步尋求神的心意有指導性的作用。

會長夫婦在2016年夏天正式邀請我進入恩福，並告訴我，恩福並沒有非得要我做的事工，他們只是要成全我，給我一個平台，做上帝要我做的，完成祂在我身上的託付。雖然在禱告半年之後，我沒有感受到神清楚的引導，所以到年底我婉拒了他們的邀請，但會長夫婦對我的信任、以及成全神學畢業生的事工理念深入我心，永誌難忘。

服事同路人的呼召

1. 關懷牧者負擔的緣起

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不久，我們全家被教會差派去災區參與賑災工作，前後歷時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裡，神讓我們看到牧者這個特殊群體在身心靈健康上的需要，並產生了很深的負擔。

地震一爆發，很多神的兒女，不少是教會牧者，就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匯集到災區。我有幸近距離地接觸他們，跟他們一起服事災民。他們不怕苦不怕累，富有犧牲精神，甘願冒著瘟疫、餘震的危險來愛神愛人。

但是一段時間之後，在這個群體中就出現各種衝突。如果沒有管控好，往往導致團隊嚴重不合一，最後，神兒女的生命受虧損，神的名受羞辱，嚴重偏離基督徒志願者趕赴災區榮神益人的目的。究其原因在於，來這裡伸出援手之人本身的生命並不健康——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我們驚訝地發現：牧者也需要關心，caregivers本身也需要care！

如何關心這群人呢？通過訪談，我們被告知：他們不缺少神學資源，不需要說教，他們需要陪伴！當時我們夫婦天真地覺得：他們的要求不高呀，我們可以做到！

一回美國，我們便積極地行動起來。我們計劃在2009年6月1日之前放下在美國的服事，再次回到災區，長期陪伴這個特別的牧者群體。我們的心真誠而堅決。

2008年12月初，我們受邀到舊金山參加盛大的《彼岸》特會。期間，我們積極為兩個年幼的孩子

找寄養家庭。為什麼不讓孩子也跟我們去中國呢？主要是考慮到她們的年齡半大不小，若回國上當地的公立學校，語言肯定跟不上；但若上國際學校，費用又太高。經過內心反覆的掙扎，我們願意忍受跟兩個女兒分離的痛苦，也要回去跟國內年輕的牧者們同走窄路！（太7:13）我們當時能想到的最佳方案，就是給兩個孩子找寄養家庭。

沒有想到，自特會回到休斯頓不久，我們夫婦的身心靈竟出現了燃盡的情形，幾乎連在本地服事都難以為繼。結果，這個一廂情願的回國事奉計劃便化為泡影。在疑惑、沮喪中，我們繼續留在美國。

後來回想當時的情況，發現真是主的憐憫。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屬靈生命遠遠不夠健康和成熟，如果按自己的計劃回去，“陣亡”是遲早的事。神出手攔阻了我們，為此大大感恩！

2. 神特別的呼召

就在我們身心靈極度軟弱時，有一位好朋友跟我聯繫，鼓勵我去見一位美國牧師，請她為我禱告，並幫我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可是當天因為太太對此事有所顧慮，不支持我去見這位牧師；為了夫妻的合一，我選擇放棄，打電話實情相告，並請她原諒。她表示理解，並說仍然會為我們禱告。

坦率地說，我以為這只是她禮貌的說辭。沒想到第二天，我居然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我的好朋友發來的。朋友告訴我，雖然我沒有赴約，但這位牧師仍然為我禱告了，而且從神那裡領受了一些關於我的信息，朋友一個字一個字地抄下，發送給我。

信息很長，開篇就很勁爆。這位牧師說，她看到神呼召我栽培、牧養、裝備在中國的牧師！（I saw God call Pastor Zuxing to raise pastors for God in China. Zuxing is called to pastor pastors. God has called him to equip them.）



問: 如果有朝一日, 你真的去做牧師的牧師, 你應該接受什麼樣的裝備? 答: 所有做牧者的技能, 加上誤會、衝突、挫折、傷害、羞愧、軟弱、失敗、破碎、疾病、缺乏…… Q: If one day you indeed become a pastors' pastor, what kind of equipment you need? A: All pastoral skills, plus misunderstanding, conflict, frustration, hurt, shame, weakness, failure, brokenness, disease, shortage...

這位牧師不久之後就回天家了, 自始至終在地上我都沒有見過她。但是, 她留下了神呼召我的異象——作牧者的牧師!

3. 我對呼召的認識過程

當這個先知性的信息臨到我時, 起初, 我在本能上是否定和不信。我的第一反應是: 我是誰? 我算什麼? 我是第一代基督徒, 第一代傳道人, 生命如此蒼白, 軟弱, 有什麼資格去栽培、牧養、裝備牧者? 我以為自己所能做的, 只是到他們中間, 跟他們一起同行; 至於栽培、牧養、裝備, 我哪裡配?!

但令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是, 對於這段信息, 我居然沒有拋卻腦後, 置之不理。沒過幾天, 我頭腦裡開始出現一些思緒。我問了自己三個重要的問題, 而且自問自答——

問: 你做牧師是因為你配嗎? 合格嗎?

答: 當然是不配, 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

問: 神是否有權力、智慧和能力, 從第一代傳道人中呼召一些來做牧師的牧師?

答: 神當然有權力、智慧和能力做這樣的事!

問: 如果有朝一日, 你真的去做牧師的牧師, 你應該接受什麼樣的裝備?

答: 所有做牧者的技能, 加上誤會、衝突、挫折、傷害、羞愧、軟弱、失敗、破碎、疾病、缺乏……

這樣的自問自答, 帶給我思想的更新, 也帶來深度的醫治——羞恥感、失敗感頓時離我而去, 我滿血復活。



自2008年感受到對牧者的負擔, 以及未謀面的美國牧師清楚告訴我, 神呼召我服事傳道人, 十三年的時間過去了, 這個負擔從來沒有從我心中消失。我心裡篤定, 只是一直不知

道如何行動。

神的時候到了

今年一月下旬, 我突然接到恩福會長夫婦的電郵, 邀請我加入恩福, 參與關懷年輕牧者的事奉。如何描繪我當時的心情呢? 我腦海裡閃現的是“pleasantly surprised”, 翻譯成中文就是“驚喜”。


先說“驚”, 因為這個邀請出乎我的意料。原因有三, 一是會長夫婦知道我所有的軟弱, 卻仍然不嫌棄我; 二是幾年前我拒絕過恩福的邀請, 人間奉行“好馬不吃回頭草”, 恩福卻願意“兩顧茅廬”; 三是恩福發出邀請的時間既不是年中, 也不是年尾, 而是一月下旬, 這肯定不在恩福的年度計劃之內, 而我在教會參與的各項事工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心無旁騖。

再說“喜”, 因為隱隱覺得, 這個邀請跟我心中的負擔以及上帝對我的核心呼召有直接的關係! 就像一幅拼圖, 當最後的一片放進去的時候, 整個圖案就清晰地呈現出來, 讓人豁然開朗! 莫非恩福的這次邀請, 就是我個人呼召拼圖中那關鍵性的最後一片? 我心裡雀躍, 但仍然不敢過度地猜測。

隔天, 和會長夫婦視訊之後, 我第一時間去跟我的主任牧師溝通, 請他跟我一起尋求神的心意。感謝主, 主任牧師胸襟寬廣。幾天之後, 他打電話告訴我說, 經過禱告, 他覺得恩福的邀請是我過去幾年得到的幾個邀請中最適合我的一個, 他希望我認真考慮。他還安慰我說, 不要擔心我在教會牧養的羊, 若是神的心意, 祂必有美好的安排。不用說, 這帶給我極大的釋放和安慰!

我還跟我的多位代禱同工分享此事, 請他們迫切代禱。我自己當然也很認真地尋求神的心意。經過多方禱告, 印證, 至終我確定, 這是神的呼召。

時候到了, 雖有諸多困難, 我願意把自己當作活祭(羅12:1), 再次獻上祭壇, 用生命回應神的呼召。

我意識到, 牧者這個群體極為龐大, 需要眾人通力合作! 但願越來越多的弟兄姊妹和眾教會都看到牧者健康的重要性, 願意投入時間、精力, 甚至金錢, 組成一個強大的支持網絡, 讓在中國第一線爭戰的牧者們得到必要的支持與關懷, 成為被聖靈充滿、健康、喜樂的僕人, 服事教會, 廣傳福音, 造就門徒, 榮耀神的名! 阿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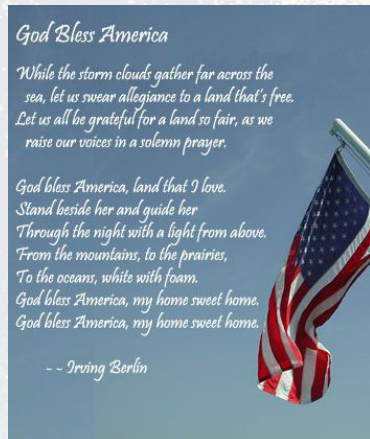
作者現為恩福牧養與培訓主任

(接封底)

God Bless America . . .

這首歌詞直白、曲調簡易、能瞬間點燃大眾愛國情感的「神祝福美國」，被譽為美國的第二國歌。軍隊、政府、總統等重要的就職典禮，必定演奏此曲；大型球賽開賽前邀歌手演唱，也常以此歌取代國歌。每當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全場總是爆出陣陣的歡呼聲，展示出美國人的自豪感。

雖然這首歌是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愛國歌曲，但是在1938年才初次問世。作者為猶太裔作曲天才博林 (Irving Berlin, 1888-1989)，他5歲隨家人從蘇俄移民紐約，青少年時因著音樂才華，逐漸脫離社會底層，甚至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



1918年，博林在他30歲的時候寫了這首歌，流露自己對這塊給予他機會之地的熱愛。原歌有段序曲，最後一句為：「我們為這美地感恩，同聲莊嚴祈禱」；接著是正歌：「神祝福美國！站在她身旁，引導她，以天光指引她度過黑

暗；從山嶺到草原、到白浪濤濤的洋海，神祝福美國，我的家鄉，可愛的家鄉。」

這首歌流行之後，博林指定把版稅全數捐給男童軍和女童軍。2001年9.11恐襲之後，美國參眾兩會議員站在國會山莊的台階上，同聲唱起這首歌；隨後它又瘋狂盛行。童子軍因它而獲的版稅金額超過一千萬美元！這首歌在美國人心中的份量可見一斑。

還能唱嗎？

出生於大蕭條時期的楊艾德牧師 (1936~)，成長於密西西比州的窮鄉僻壤，直到小學三年級才有鞋子穿。他一生經歷了衰退的經濟和艱苦的二次大戰，又見證了美國躍升為世界霸主。他本人從鄉下小子成為著名的牧師、暢銷書作家。「神祝福美國」豈不也可以成為他的心聲嗎？如今他為何唱不出口？

再三思索這個問題，我有了答案。

作曲家博林雖是猶太裔，對神卻只有模糊的認知。他是因自己在美國有機會發展，才熱愛這

個國家。換言之，他的高歌或祈禱，完全是自我中心式的。倘若他像多數美籍非裔一樣，在這地被歧視，總在社會邊緣掙扎，他還能寫出這首歌嗎？我很懷疑。



楊艾德牧師12歲時清楚認識救恩，大學時蒙召事奉，隨後讀神學，去牧會。他深知神是審判的主。因為認識神，他不是從自己能否有成就來看美國是否可愛，應蒙祝福，而是看這個鈔票上印著「In God We Trust」的國家是否仍行在神的道路上。眼看人心離神愈來愈遠，社會愈來愈沒有「山上之城」的樣式，他憂心忡忡。難怪他再也無法附合眾人的歌聲。

唱哀歌的先知

6月20日的《時代》雜誌，封面密密麻麻都是字，原來設計者將2022年頭五個月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城鎮名擠成一頁，共213處！5月24日德州小鎮發生18歲青年大量射殺小學師生，讓全國驚悚，難以置信。

美國社會是否已經積重難返？除了槍枝難以管控，還有種族歧視、毒品泛濫等嚴重的社會問題。聖經明言神所厭惡的殺戮無辜（墮胎）、混亂性別，卻已成常態。今年6月所謂的「驕傲月」，口號不僅有LGBTQ（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性疑），還加上IA+（性混、性無等）。這樣的國家還能厚著臉皮向神要祝福嗎？

猶大國末期，一些以神的心為念、不隨波逐流的先知，不斷指出百姓得罪神的行徑。他們在聖所、市場、朝廷各個地方，以無畏的勇氣，用斥責、比喻、表演等種種方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懇切呼籲人們悔改。

神雖不輕易發怒，但祂的怒氣是會累積的。那些先知明白，有一天人們會說：「（神）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啟6:17）他們規勸百姓，要學習舉哀，把歌曲變成「哀歌」——而那卷著名的「耶利米哀歌」，裡面的悲慘讓人不忍卒睹。

今天，美國是否也到了要學唱哀歌的地步？抑或還來得及——若有愈來愈多的人離棄罪，回轉向神，神的憐憫與祝福仍能臨到？！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他唱不出這首歌

蘇卿

「……當教導你們的兒女舉哀，各人教導鄰舍唱哀歌。」（耶利米書 9:20）

「我必使你們的節期變為悲哀，歌曲變為哀歌。」（阿摩司書 8:10）

那個會堂的設計很特別，像舞台般的講壇在中央，會眾圍繞四周。滿頭白髮的老牧師，用幾乎哽咽的聲音說：「我要向你們承認，有好多年我唱不出這首歌。」他頓了一下，銳利的目光掃射幾近萬人的會堂一圍，緩緩地說：「那就是：**God Bless America!**」

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幕，我感到震驚。86歲高齡的楊艾德牧師（Ed Young）在德州休士頓第二浸信會事奉超過40年，會眾逾八萬人。然而此刻，他全無趾高氣揚，不帶一絲振奮激情，反而滿面憂傷。

他接著講原因。自從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在「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裁定墮胎合法化，至2022年1月，美國有案可查的墮胎已超過六千三百五十萬，比三個紐約州的總人口還多，其中40%為非裔！老牧師認為，這無異嚴重的種族滅絕！自從5月該案可能被最高法院翻案的消息走露，各城市頓時掀起抗議的軒然大波。沾滿鮮血的手，加上不肯悔改頑梗的心，讓悲痛的老牧師再無法坦然唱出「神祝福美國」。

（接封底裡）

